

名人傳記叢書

高爾基

高爾基

上海中華書局

78
6

784.88
643-236



3 0813 9074 6



高爾基目次

| | |
|---------------|----|
| 一 幼年時代..... | 一 |
| 二 青年時代..... | 三一 |
| 三 漂泊著作時代..... | 五二 |
| 四 革命時代..... | 七三 |
| 五 其他..... | 九四 |

「一個天才家」

但是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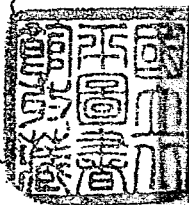
——
契可夫

一、幼年時代

高爾基生來就是一個堅強的人物。

他生在極貧乏極困苦的環境裏；但這惡劣的環境却磨練了他，培養了他。

在幼年時代，他不斷的求知。以他天賦的觀察力，從他的周遭取得智識，取得學問。



馬克辛·高爾基 Maxim Gorky 生於西歷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俄羅斯

中部的尼什尼諾甫哥拉 Nizhni Novgorod 地方。這諾甫哥拉是在莫斯科和喀山 Kazan 二大城之間，是伏爾加河上流的一個古城。

他的祖父是個暴躁的軍人，曾經做過軍官，後為虐待兵士而降職為一個起碼的兵士。他的父親馬克辛·配希考夫 Maxim Peshkov 是個染匠，雖然後來也當過輪船公司的經理，在社會上却不能算是個有聲譽的人物。但他却是一個大膽而有不妥協精神

的健者。母親叫伐拉·喀希英 *Vavara Kashin*，也以染色爲工作。一個優柔寡斷，非常懦弱的婦人。他們倆的結合，是自由戀愛。

高爾基的性格，顯然是純由父親處承受而來。但父親的壽命很短：高爾基生後五歲，有一次染了虎立拉，自己倒沒有死，却傳給了父親，送了命。五歲的孩童，是不能有什麼正確的感性的，所以高爾基到後來竟不能回想出父親的一點什麼來。他所記得的，只是父親死時的一些模糊的輪廓：父親緊閉了使人愉快的眼睛，躺着一動不動，母親淚如泉湧的替父親梳頭，旁邊還站着大鼻子，黑頭，說話輕鬆有趣的老太婆——外祖母；……除此以外，他還記得當父親的屍身被抬出時，母親忽然肚痛，而他的弟弟恰在彼時生了出來。但他雖然不能記起一些父親底正確的印象，却總覺得愛他的父親。他後來年紀稍大，就硬拉外祖母講他父親的一舉一動，聽了之後，感動而且同情。他覺得他的父親實在是極可敬的人物。他以此自豪，但又惋惜死得太早了！

高爾基失掉了他的父親，便由母親帶着同到外祖父家裏。母親伐拉，是個懦弱的

婦人，突然失了丈夫的依恃，無處可去，自只能奔到娘家去。而高爾基的外祖父，偏偏是個吝嗇鬼，一看二張光嘴送上門來，自然不舒服，因此不久就想強迫高爾基的母親再嫁。據他武斷的意思，是要她嫁給一個禿頭，獨眼的鐘錶匠。這個鐘錶匠太不行了，當然，伐拉雖是這樣地優柔寡斷，但也不會隨隨便便委身於這樣一個猥瑣的人的。她拒絕了。

但一個孤孀，沒有生活的能力，而還有一個孩子，日子到底也是難於對付的。到挨不過的時候，伐拉就決計再嫁了。她自己選擇了一個人，名叫馬克辛莫夫，Eugene Maximov的大學生。他是個貴族，有錢，有勢，但是個虛有其表的小人。這樣的結合，兩方的動機都不是純潔的。在那個大學生，是貪圖伐拉的『人』，而在伐拉，則貪圖他的『錢』，或者是『虛榮』。

高爾基同母親一道，跟着大學生到了莫斯科。在伐拉，總以為從此可以得到較善的生活了吧？而事實却打破了她這美滿的幻夢。有錢的大學生，過不了幾時，就因賭博而失去了他所有的財物，只能回到尼什尼諾甫哥拉，過窘迫的生活。於是一切憂患不斷而

來，母子間的生活更不如前了。沒有心肝的大學生，厭倦了伐拉，竟老實不客氣施之以虐待了。他一面同別的女人相戀，一面譏笑妻子的醜——因為這時的伐拉又懷了孕。雖然懦弱，有時却還有點剛毅的氣度顯出來。但現在完全萎靡，屈伏了。大學生的詬罵，譏諭，她都吞聲地忍受。本來美麗而挺秀的婦人，現在完全變成了頹唐憔悴的了。

小小的高爾基，這一切都看在眼裏。大學生的殘酷和無理，母親的忍受與屈伏，都引起了他的憤怒。他愛母親——雖然母親對他很冷淡——却總為母親不平。但一面也不滿：他覺得母親太懦弱了。

小小的心裏激起了怒火之後，便一直蓄意為可憐的母親謀報復。有一次，那大學生因想到新的戀人那裏去，遭了伐拉的阻抑，怒不可遏，把她重重的打了一頓，並且踢了她的胸部——已經害了肺病的伐拉的胸部。旁邊高爾基看到這種惡毒的場面，再也忍不住他的憤怒了，就桌上抓了一把刀，大叫一聲，向大學生撲去。當時若不是母親的拚

命的攔阻，那大學生即不送命，也得受很重的傷。結果是撕破了外衣，擦傷了皮膚。可笑的。大學生想不到這孩子有這麼大的膽量，當時竟嚇呆了。

伐拉把高爾基拉到灶披間去，傷心地哭着，吻着她孩子。她責備他不該這樣對待他的後父，說：那要犯罪的。但高爾基却咬着牙，勇糾糾地回答道：

『我打算先殺死他！再殺死自己！』

這時高爾基祇六歲。

闖了這樣一個禍，高爾基便不得不回到外祖父家裏去了。不久，伐拉因為受不住大學生的虐待，也忍氣吞聲，回到外祖父家裏，帶着那個新生的孩子。

高爾基到外祖父家裏，過的便又是另一種生活了。在這時，他開始了識字的功課。但這種功課極少極少。於高爾基，更有益的，倒是另一種功課——那就是外祖父的家庭——雜亂的萬花筒——了。

外祖父的家庭實在不愧爲一個萬花筒。種種奇怪的高爾基從未見過的新鮮現象在這家庭裏發生。幼小的高爾基，從這可稱爲當時俄國家族生活的典型的家庭裏得到許多東西，使他認識了一般的生活現象。

這家庭裏的人物都是非常奇特的。而這家庭裏所發生的事情，又都非常新鮮。

外祖父和外祖母，高爾基第一次見到他們，便看出了他們的不同。外祖父是剛強的，固執的，吝嗇的，而又像煞有介事地嚴正的。外祖母則是溫柔，慈祥，宏量，直率，而又善於同情。高爾基看到外祖父的『假』，因此極不喜歡他。而外祖母，却使他『終其身愛她』。他看到外祖母處處表現她的力量和同情，非常同情。他愛她，她也愛他，他從她那裏得到無數的甜蜜和撫慰，感化和鼓勵。

高爾基和母親到外祖父家裏不久，就碰到了轟轟烈烈的事故。兩個舅舅，因爲要分析家產，和外祖父吵鬧起來。而外祖父不給。大舅舅無處出氣，就拖住小舅舅打將起來。像野獸一樣，兄弟倆扭着在地上打滾，彼此辱罵，咀咒，不休。

於是外祖父痛苦地苦叫着：「唉，這就算是兄弟！就算是骨肉……」外祖母也大聲哭喊：「叛徒們！醒醒吧……！」

可是叛徒們却老是不肯醒，老是扭打着。兄弟不夠，便跑到自己家裏，把自己的老婆廝打出氣。

這種種現象，高爾基看得非常多。嗣後外祖父不堪其擾，只得分別析產，自己則買了一所大而有趣的房子，另外住着。高爾基和母親，外祖母，是和外祖父同住在這房子裏的。可是兩位叛徒舅舅却還不死心。他們還想要一點產業。大的舅舅，常在黑夜喝醉了酒，帶着流氓圍攻這新房子。辱罵，恐嚇，並且用石子木棍向外祖父身上儘打。外祖父自然也不退讓，也常吩咐左右把兒子捉住，痛打一頓。

一切事情真都是烏烟瘴氣！高爾基看多了這些活劇，便覺得周遭都是壞人。不但是外祖父，舅舅，甚至鄰近的人，也沒有一個能夠使高爾基舒服的人。擾亂，粗暴，自私，殘忍，酷虐……

外祖父對待高爾基也極酷虐的。他常常重打這孩子。甚至打到他失去知覺。在他以爲，一個孩子是非如此不足以使他長進的。但是強硬的高爾基却不耐於這種教育。他被打到不能不反抗時，即使是家主的外祖父，也反抗了過來。而外祖父那打妻子的特癖，尤其使高爾基厭惡和憤怒。當慈善的外祖母被外祖父虐待的時候，這小孫子總竭力幫助外祖母向老頭兒攻擊。

在那樣惡劣的空氣裏，唯一使高爾基感覺安慰的，是外祖母。其次，是學徒齋楫諾克 Tsiganok，這是個孤兒，伶俐和善，爲外祖母所愛。但這人後來被兩個舅舅虐待死了，死得很慘。第三個是工頭立哥利 Gregory，和善的耐勞的傢伙，但苛刻的工作把他身體磨得極弱，到後來眼睛瞎了，流爲乞丐，在街上唱歌討飯。第四個是寄住在外祖父家裏的一個科學家，沉默，刻苦，儘自獨個兒躲在房間裏弄銅塊和錫塊，燒出怪難聞的臭味；這奇特的人馬上爲高爾基所愛，常常跑到那房間裏把聽過的故事複述給他聽；於是那奇怪的人就給他批評，並且勸高爾基學習作文。在高爾基心目中，這是一個最好的人，但外祖父

家却沒有第二個能喜歡他，所以這個奇怪的人不久就被外祖父「趕動身」了。

就只這三個，是高爾基除外祖母而外最愛好的朋友。但後來大都死的死了，走的走了，這，使高爾基異乎尋常的傷心。

這時高爾基所受的教育，是有限的。外祖父雖也叫他認一些字，却又強迫他讀聖經，禱詞之類乏味的東西。能真正有益於高爾基的，倒還是不大識字的外祖母，常創造許多神話故事講給高爾基聽，帶着悅耳的聲調，使他聽得很入迷。

嗣後高爾基也曾過到一段學校生活，但只僅僅五個月的短期。這一段學校生活於他並無多大益處，却反受了許多侮蔑和凌辱。他是一個窮孩子，不能像別的公子哥兒一般豐衣足食。他到學校裏去，穿了母親的舊鞋子，穿了外祖母的外衣改作的外衣，和黃色的襯衫，骯髒的長袴。襤褸，寒酸，於是便成了同學們取笑的資料了。大家都把他的衣服開玩笑，又因他的襯衫是黃色的，同犯人所穿的一樣，便都把他當作犯人看待。

但高爾基並不以此自餒，他在學校裏竟毫無顧忌的獨行其是。自然，學校裏的生活

是規矩的，嚴肅的，教師們也都是很呆板的。粗野的高爾基決不能在這樣的環境裏安定下來。他一面對同學的凌辱反抗，一面也作弄教師——因為那教師在他眼中實在是個極討厭的人物。

學校裏那種乏味的課程也不能鼓起高爾基的興致來。但他却能把功課弄得很好，並且得到了獎品。一面，他開始渴慕一些淺近的文學書，他曾偷了一張鈔票去買了魯濱遜漂流記和丹麥安徒生 Anderson 的夜鶯，被母親知道了，大打一頓，並且把書沒收，使他非常痛苦。

但這樣偷竊的行動，在當時的高爾基是習慣了。原來這時的外祖母，非常窮困，吝嗇的外祖父不肯給她一點錢，使她的日子過得很苦。高爾基看不過去，便乘星期日或課外帶了袋到街道上去拾荒，拾些破布呀，鐵釘呀，牛骨呀，拾得多了，就賣去，把那極微的收入交給外祖母。外祖母感激而又和愛地收下他的錢，却暗暗的哭起來。高爾基看到這，便蓄意想個方法多弄些錢，博外祖母的歡心。不久他發見了偷竊。偷竊，這是不道德的行為，但

是窮了有什麼法子呢，而且街上有許多的窮孩子，像高爾基一樣的，他們每天以「偷竊」養活他們的母親或弟弟。高爾基混入他們一夥，合力去實行偷竊，而把所得平均公攤。他們所偷的是木行裏的木板，把這木板賣了，所得到的錢是比牛骨、破布所得多得多了。

這樣一種街上的『獨立的生活』，很配高爾基的胃口。當時他很想能常常過這種生活。但是別急！別種生活馬上就要開始了。

一八七八年八月裏，高爾基的母親肺病劇烈，離世而死。於是外祖父便把高爾基推出門外，對他說：『你應該到社會上去了！』

『獨立的生活』馬上開始了，高爾基並不懼怕，反而歡喜。他有的是好身手，好精神，任憑是怎樣的驚風駭浪，也是不怕的。

可是他這時還僅僅是十歲的孩子！

十歲的高爾基，跑到社會上，第一次得到的職業，是當鞋店的學徒。一面幫著老闆做

鞋子，一面還要當許多麻煩，瑣碎的苦役。每天要很早的起來，把全家各人的衣服刷好，鞋子擦好，燒好茶水，洗好碗碟，各個爐灶裏架好劈柴；差不多一直要工作到夜，一點不空，而且還要受那女廚子的指使，那女廚子是最難纏的暴躁的病女人。到晚上，大家都睡了之後，他才能睡到廚房裏的爐灶上去。和他同睡的就是他的表兄；這表兄同高爾基的舅舅一樣的壞，因他是夥計的助手，地位比高爾基較高，便常常倚老賣老，輕視高爾基，虐待高爾基。

高爾基的新的生活益發困苦了。他忙得幾乎透不過氣來，又常常受老闆的氣。老闆是個『笑面虎』，面上顯得極正經，內裏却是『爛肚腸』。高爾基一進門，他就擺出臭架子來，向高爾基說：不要裝鬼臉！不要嘻皮塌臉！不要抓那生了疥瘡的手！要牢記着自己是在當地第一等店裏所雇用的學徒，不要辱沒了！天真的高爾基，裝鬼臉，嘻皮塌臉是慣了的，而疥瘡的手也實在不能不抓；而老闆却偏叫他不要那樣，要做成像木偶一樣的死腔。高爾基自然是不耐於這種無理的拘束的，但他想起了外祖母，只得忍耐着。

敏感的高爾基在這樣的壓抑之下感到了最大的痛苦。他覺得當人家的學徒，是把身體，精神兩種都出賣了的可憐的交易。

但是高爾基也並不以此失掉了他的教育。這一段生活，於他也是有益的。在店裏，他看到了許多前所未見的現象。種種商業上的特質，他都看到了：他看到商人們在誇張一句格言，說：『如果不欺騙，便賣不出貨品。』他看到老闆和夥計對於顧客的假殷懃，恭維，諂媚，而在顧客走後却罵他們『阿木林。』對於女顧客，則背後更施以酷烈的調笑。他又看到夥計們偷店中的貨品，老闆明明知道，却不能譴責，因為老闆自己先前也曾做過夥計，而且也偷過東西……總是，當時的所謂商業道德，便是內心裏，暗地裏作惡，而面子上却裝着偽善。這些，高爾基是看夠了。

直率的，老實的高爾基，初次看到這現象，是異常地驚異的。不但驚奇，而且憤怒了。他有一次耐不住這惡氣氛，曾做了個小小的惡作劇，以作報復：他暗暗地把一些醋滴在老闆的金錶裏。後來老闆可笑地自言自語說他的錶在出汗了，還不知是什麼惡報應呢。

高爾基生來是看不慣這些的！

在這樣惡劣的環境裏，高爾基忍耐了一個多月，便再也忍耐不下去了。於是他想逃走。但當他正想逃走的一天，他不留心把燒熱的鍋倒在手上，燙傷了手，便不得不被送到醫院裏去。醫好之後，他總算自由了，仍舊回到了外祖母的溫暖的懷抱裏。

高爾基失了業，外祖父不歡迎他，外祖母又非常窮困。於是他不得不隨着外祖母到山林裏去拾草木，或蕈類，賣出以維生計。是春天了，山林裏花團錦簇似的繁盛着，一切奇麗的花木，奇麗的禽鳥，都在繁忙地點綴着春的聲音，春的顏色。高爾基處於這樣美好的自然中，感受這樣的美麗的空氣，自然很愉快。

這樣的山林生活一直維持到夏季過去。

秋天到來，外祖父替高爾基找到了第二個職業。是繪圖師家裏的差使。於是高爾基便又不得不拋棄可愛的山林，仍舊鑽進烏黑的都市裏去。

繪圖師家裏有個煩瑣多嘴的老太婆，一個長得極難看的老婆，一個粗率的執褲子弟式的兄弟。這些都是瞎三話四的人，成天吵鬧到夜。而我們的高爾基，在當時是做他們的奴隸。

因煩的生活開始了。天朦朧亮，那個煩瑣的老太婆便把他叫醒，叫他搬柴劈柴，弄水燒水，起灶起火，括鍋括蓋，做飯做菜，洗碗洗碟；還要擦地板，揩樓梯。還要出差到街上買東西，還要到水邊去洗衣服……一直做到夜，一刻也不能休息。而那個難看的女人，還拚命的說長說短，嫌高爾基蠢；慢。

高爾基忍受不了，又想逃遁了。他勇敢地向繪圖師提出抗議，問爲什麼不叫他學繪圖畫，而偏把污濁，瑣屑的事情推給他。在高爾基想來，他這樣冒昧的質問，一定會使主人生氣，而把他歇生意的。但那主人却不這樣。他竟答應了高爾基，給他許多紙和畫具，叫他摹繪。高爾基看到主人出乎意外地不辭退他，反而允許他做干淨的工作，高興極了。

他用全副熱誠去從事這新的工作。他以爲，他的新生活將從此開始了。但是，那老太

婆却不容許他『開始。』她看到高爾基的成績好到幾乎要成爲那主人的助手了，便大發醋勁，以爲他將奪了她小兒子——那個純袴子弟的前程。於是她想盡了方法來阻止高爾基，把他的圖稿撕掉，仍舊給他苦役，並且還打傷他的面孔。

這樣的困苦的生活，又維持了一年。在這一年中，他又曾數次想逃跑，終因外祖母的懇切的勸阻，忍受了下來。但是高爾基對於生活的態度，到後來漸漸變了。他深切地感覺到自己是在被壓抑，被虐待，受着種種的桎梏。離他本性所希望的自由的生活實在太遠了。外祖母是可愛的，但她的那種妥協，懦弱的人生觀却是他所覺得不對的。當他用客觀的批判態度肯定自己目前的生活是不對了的時候，他便不能再聽從外祖母的勸告了。

他從繪畫師的家裏逃了出來。

當繪圖師給他一個角子，叫他去街上買辦東西的那天早晨，他老實不客氣帶了那個角子，跑到了伏爾加河邊。他不願再回到那個烏黑的，殘酷的房子裏去，而要呼吸自由。

的。新鮮的空氣了。

伏爾加河像長蛇似的流着。那裏的空氣是新鮮，自由。高爾基跑到它的旁邊，從心底裏吐出了一口污濁的惡氣。他清爽了。他明知橫在他面前的仍是艱難的路途，但他暫時感到了前此未有的爽快。

高爾基在伏爾加河畔流浪着，起先他不能找到職業。他同碼頭上許多腳夫爲伍。這些腳夫是粗魯，強壯，老實，而又和愛。高爾基衷心地愛他們。他幫人做些零碎工，藉以賺得一點小錢，便混在腳夫們一道，喝酒，打混。那些腳夫對於這小小的同道，都以異樣歡迎的態度對待他，都樂於同他玩，吃喝——這使高爾基感到溫暖，感到流浪生活的滋味。從此時起，高爾基便深深地愛上了流浪生活了。但這一段，在高爾基流浪的一生中，還不過是個開頭哩。

嗣後高爾基在一個輪船上得到一個工作，是替輪船上洗碗碟，每月有兩個羅布的工作錢。這雖仍是微賤的工作，未必比繪圖師家裏的高明得多少，但却是空閒得多了，而且，

最重要的，還是高爾基從此得到許多新的有價值的經驗。

輪船是時常開來開去的。高爾基跟着船從這裏到那裏，那裏到這裏，日日變換他的眼界，經營，生活。一塊塊新的地方跑進他的眼，一個個新的人物接觸他。高爾基歡喜極了，他以他先前那一貫的癖氣，隨處細心觀察他的所見所聞。他開始略略認識了世界，知道了世界上決不祇是外祖父的家庭，或者是繪圖師的家庭，或者是鞋子店；他知道了，世界上也決不止有市街，山林，而還有更廣闊的所在。對於這新的眼界的拓展，高爾基的感情是起伏着；他先發生驚奇的意念，到後來便感激起來。

而這個時候高爾基又開始了真正的讀書生活。他得到了很好的機會。現在他的工作已不再忙到一天做到晚了，已有了極寬裕的休息時間。如果要讀書的話，是大可以讀得了的。

極大的幸運臨到高爾基，他碰到了一個教他讀書，而且促使他向書本子發生濃厚興趣的人。這人是叫史默利 Mikhail Antonovich Saury，輪船上的廚師父。據我們這

偉大的文學家後來自述，曾推崇這位廚師父是他平生第一個教師，第一個領導他向文學的長路上開步走的人。

這廚師父是個書迷。正如普通的『戲迷』離不掉看戲一樣，書籍是他第二生命。他每天不讀到書，或不聽到人家讀書，他是要生病的。

高爾基同他不久就成了好相知。這個書迷，起先還不大注意這個洗碗碟的小傢伙，在他以為，他也不過是像他所見慣的貪吃懶做的小傢伙一樣腳色罷了。但到有一次忽然發見了這小傢伙也極愛好書籍的時候，便把他另眼看待了。於是他就從他那破箱子裏找出一些書來，強迫高爾基讀給他聽。讀錯了，就指正，讀得好，就讚美。到後來，高爾基已能朗朗上口了，史默利就更歡喜，益發的多找些出來給他讀，而他自己却在一邊躺着靜聽，一若是在享受最大的享樂一樣。

但起先所讀的是些神秘的，古典的文學，有些地方非常費解，以此高爾基並不怎樣覺得暢快。後來有一次在船主的夫人那裏借到了一本俄國小說家戈哥里（Gogol）的小

說這「書迷」看了就像發瘋似地受感動。從此他使自己的書箱鎖了起來，專門向船主的夫人去借書了。借來一本，便叫高爾基讀一本，弄得高爾基耽誤了正行工作，他却另叫他的手下人去代理高爾基的職務。

從此時起，高爾基才正式的接近了文學，而且讀了許多。

「書迷」的這種行爲，在高爾基心裏，自然是可感激的。不但是在讀書上，使高爾基得到機會，而在行爲上，也給了許多實益。史默利是個極有個性的人物，他常常教訓高爾基，說不要因了環境的促使而辱沒了自己的個性。高爾基原本是很倔強的，但環境却在不斷的壓迫他，磨滅他的個性。現在受了史默利的感化和鼓勵，他的倔強的性格便又逐漸抬起頭來了。

但是輪船上却只史默利一個好人，並不能這樣給高爾基以破格的待遇。他們老早就滿於史默利的放縱高爾基。到後來看到高爾基幾乎成天讀書不管事，便益發的厭惡起來。不久，那個船主人終於把他解職了。解職的理由是說他犯了偷竊的行爲，但那

是同船的夥計誣陷的。

高爾基又不得不離開輪船，另尋生路了。他對於失却這兩個羅布一月的位置，倒並不可惜，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離開史默利。

高爾基二度失業了。這時他十二歲。

離開輪船之後，高爾基便只能仍舊回到外祖母家裏。但這次回去同上次回去時已大不相同。單在學問或經驗上，這次的高爾基已有了很大的長進。而在性格上，則又變得異常的強硬，好鬥了。

他回到家裏，咬著紙烟立到外祖父面前。這是他新學到的一個習慣：吸烟。但是外祖父却氣極了，他以爲他的孫子不應這樣毫無禮貌的在他面前吸烟；即使要吸，也只能偷偷地去吸。他生氣極了，舉起他的拳想打他的孫子，但是高爾基却屹然站着，狼巴巴的說：

「祖父！你不要來！我會反抗你的！」

外祖父被他那好鬥的神氣嚇退了。在外面跑了幾趟的高爾基，是變得這樣地強硬了呵！

回到家裏的高爾基，因為看到周圍盡是他所討厭的人，便只能如舊的遁跡於山林。他成天的躲在山林裏，不是捉鳥，便是拾柴，過着放浪的無拘束的生活。在山林裏，他不僅享受了奇麗的自然，還得到一種極大的愉樂，那便是靜穆和孤獨。

但瞬間冬天到來，捉鳥拾柴已無利可圖了，便又只能順從了外祖父的勸告，仍舊回到那個繪圖師家裏去重當苦役。這是何等的煞風景呢？而且這回的工作更麻煩了。因為那個難看的女人已生了兩個孩子，都得高爾基去帶領，收拾。但高爾基這回竟沒有違拗外祖父，他也明白自己的處境的困難。

極不舒服的苦役又開始不斷地加在高爾基身上，高爾基的生活又變得非常沉悶。沉悶過甚，高爾基便想找解悶的辦法。於是高爾基漸漸接近了一些女人。當他去池邊洗衣的時候，他同那些洗衣婦相習。後來他碰到一個裁縫的妻子，他從她那裏借到許多書

看，而且都是小說。再後，他又碰到一個美麗的婦人，一個貴族的婦人，她的美麗，高貴，卓越的鑑賞力和意志把高爾基吸住了。於是他又常常跑到她那裏去，借了許多書讀。

這時高爾基讀書的環境是很困難的，重的苦役忙得他白天不能有暇，只能在晚上偷偷地讀一些。但主人家又不肯給他燭火。有一次他偷了一些蠟燭，被那個老太婆打罵了一頓。沒有辦法，便只能借着月光看書了。沒有月亮的時候，便到神像前的『長明燈』邊去立着看書。但老太婆還有意阻止他，甚至發怒把他的書燒掉。但這反而增強了高爾基讀書的狂慾。他後來細心收集了許多蠟燭油，把它們溶合在竹筒裏，用一根線作爲燈蕊，這樣就算造成了細微的燈光。

高爾基簡直變成了書癡，成天只想看書。當白天做工的時候，腦子也一點不放鬆地想着書裏的事情。因爲這樣的『心不在焉』，不知發生了多少悲喜劇。主人家看到他這樣子，自然是老大的不舒服。罵，打，沒有用。最後，那狠心的老太婆終於借了燒茶的故事把高爾基打傷了。

她把粗柴重打了高爾基的背，把背打得像棉枕頭一樣發腫。並且有許多碎柴片嵌進了皮膚裏。

高爾基被醫生所檢驗。檢驗了之後，醫生說：「這是一樁虐待的案子，必須報告警察局。」那老太婆嚇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她趕快囑咐高爾基，叫他不要去告發。善良的高爾基，自然是不會去報告的。但他却也趁此機會向主人家提出了條件：要主人家答應給他看書的權利。老太婆自然滿口答應了。

從此，高爾基才有了看書的自由。後來他又懇求主人替他定了一份報紙，於是他的閱讀的範圍又擴大了。除了許多小說之外，他又把那報紙上所有的文字，圖畫，甚至廣告，完全生吞活剝的讀了下來。

高爾基的眼界又拓展了。但眼界越是拓展，對於現實的不滿越是不斷地興起，而反抗的意思也越來越濃厚了。

這時的高爾基，在同一些兵士過從着。習之既久，有一次便同一個兵士吵了起來，高

爾基便又受了重重一頓打。高爾基是受慣了打的，所以這倒也罷了。最不耐的是此時又有人誣陷他做賊，說他偷了某兵士的錢，去買取洗衣婦的情愛。這誣陷，在高爾基看來，實在比打一頓還難受得多。他忿懣極了。

後來雖然有另一兵士出來自承偷錢，而事情大白，但高爾基終也再忍耐不下去了。他決然再度離繪圖師的家。

這時他十三歲。

高爾基又失業了。他又到了伏爾加河畔。這伏爾加河，幾乎是他畢生流浪的伴侶：一失業，總跑到它的旁邊。他畢生愛好這條河，它那滔滔地流着的浪，以及在它上面來去去的船隻，木筏，以及河邊碼頭上的各色各樣的人物，高爾基都非常熱愛而且熟悉。這些，到他後來開始他偉大的文學工作時，便都要活鮮鮮地被寫進去的。

高爾基又到了伏爾加河。他又在輪船上找了一個位置，仍舊是當廚夫的助手。但這

已不是先前那隻輪船了，船上也沒有他的摯友——也可說是教師史默利了。這回碰到的是一個火夫叫牙科夫 Kydov的。這牙科夫，沒有史默利那樣智慧，却也不失為一個獨特的人。正與史默利相反，他是一個粗率，坦白，不善思攻的人物。爲了這個人，在高爾基的腦子裏便又嵌進了一種人的模型。他是愛好這個人的，他在這個人身上看出特點，那便是他的坦白和客觀的態度。牙科夫對於一切事物，都用客觀的態度去判斷，這給了高爾基很大益處：他從他那裏學得了客觀的判斷的訣門。

而最使高爾基發生好感的，還是他對於女人方面的態度。這個人是很好色的，他常常放縱於性的享樂。但他於這個事情，却毫不掩飾。他常向高爾基坦白無諱地暴露他對性的經過。這，一般地看來是非常不道德的，但牙科夫對於這却一點也不這樣想，倒反而以爲他所講的是絕對的真實一樣。這樣一種反常的超然的態度，激起了高爾基很大的注意，他從牙科夫身上發見了真真實實的『人性』。他覺得牙科夫是對的：世界上各種事情的所謂罪惡，決不能以已有的道德去分別，而必須拿另外一種新的尺度去衡量。

的。

高爾基在輪船上工作了一季，又重回到故鄉去了。

這回他又換了一種異樣的工作：在一個神像製造廠裏當學徒。這回他的工作已不再是瑣碎的僕役，而是純粹的手藝了。

現在高爾基接觸的人物又換了一種。以前，他接觸了商人、僕役，現在却接觸了工匠。工匠們的生活，自然同上面幾種又不同。

這些工匠的大部的日子過在工作上繁重而艱難，而工資却極微薄。他們的生活是煩悶的。煩悶不過，便要求一種動的刺激。他們常常喝酒，喝酒後是互相打罵，或者高談闊論，或者是引吭高歌，或者是發狂地跳舞……他們把這種動，去調劑他們成天的沉靜的工作，發洩他們的悶氣。他們的生活地位是卑微的，污穢的，但在高談闊論的時候却都很神聖偉大——這種腔調無疑地是矛盾的。高爾基雖然愛好他們那種粗魯的氣質，却不能不對他們的矛盾抱反感，而至終却又充分地憐恤他們。這樣的感情，在高爾基一生中

「一貫的感情：『不滿而又同情。』」

高爾基既同情這些工匠，便竭力設想做一些於他們有益的事情。他常常讀書給他們聽，希望他們能在書本子裏得到趣味，而漸漸轉移他們那放蕩，不規則的享樂方法。到後來這努力果然成功了。那些工人，爲這十三歲的孩子卓越的才能所折服，爲書本裏的美麗故事所傾倒。終於熱狂地愛上了這個孩子。當高爾基朗朗地讀着俄國詩人萊蒙托夫 Lermontov 的一本魔鬼時，那些工匠都入了迷，在工作的拋下工作，已睡覺的赤身爬下床來，都激動，感嘆，嗚咽，流淚，終至爭抱着高爾基大哭一場！

從此，高爾基在許多工匠之中，便成了神仙也似的人物。他們敬重他，贊頌他，常常伸起粗糙的大姆指嘖嘖地說：

『了不得！十三歲的孩童……！』

春天到來，高爾基十四歲了。春天一到，高爾基便又發生了新的理想。他離開了工匠

生活，想仍到伏爾加河畔，想乘船到波斯去。

但他這時重新碰到了以前那個繪圖師。這繪圖師已承辦了許多建築工程，正想找一個監工的職員幫忙。一見高爾基，便告訴他，叫他不要到波斯去了，還是幫他做監工吧。這回繪圖師比先前客氣多了，他誠懇地說話，並且從袋裏取出香煙來給高爾基吸，完全像對待平等人一樣。這使高爾基很高興，他便毫不遲疑地答應下來了。

工匠的高爾基，一躍而為監工了。

他又接觸了新的人物了。那些建築房子的泥司木匠，都是從鄉村裏來的，以此高爾基又第一次認識了農人。

所謂監工，其實不能算作一種職務，因為除了巡邏之外，是別無所事的。不久，高爾基便感覺無聊起來了。於是他就更接近了農人，他同他們去一道談話，一道遊戲，一面觀察他們，一面和他們同樂。他對他們一點都不擺監工的架子。他不願照繪圖師所吩咐的那樣做，他覺得有意在羣衆之中做奸細去窺伺他們的過錯，是最不舒服的事情。

到後來，高爾基在作工的農人羣中，又變成了在神像製造廠裏的工人羣中一樣的地位了；他們都不把他當作監工，而把他當作兄弟們看待。他們歡迎他同他們談話，遊戲，也歡迎他讀書給他們聽，聽到流淚為止。

但這些農人的生活也是非常陰暗的，他們常向下等地方——如妓館之類，去消磨他們工餘的時光。有一個四十歲的老農，竟因此墮落到不能自拔。高爾基於此，更感到一般人的難堪的處境，和環境的毫不容情的壓迫的力量。他爲他們而不勝惋惜，也不勝其憤怒——他覺得環境是太殘酷了。

他常常隨了農人到聚滿人的街上去跑。在這街上所見，盡是些殘忍的惡劣的男人和懦弱的無望的女子所演出的慘酷的虐待的悲劇。他好幾次看到窮兇極惡的男人拉着妓女的腿在街上拖過。

高爾基不平，憤怒，有幾次感情搏動起來，他忍不住奔上去同那些惡人惡打一場。但他一面雖然替弱者憐恤，一面却也咒罵弱者：太不長進了。他覺得一個人要挺將出去站

到堂堂正正的地位，是必須『打』將出去的。

『打將出去！』是高爾基畢生的人生觀。

這監工的職務，高爾基忍耐地做了一年多。到他十五歲的那一年，便又再也忍不下去了。

高爾基是永遠『忍不住』，永遠要向前路奔走的人！

二 青年時代

高爾基的幼年時代，是『不斷的求知』；而他的青年時代，却是『更不斷的求知』。因了這時代的他所走到的地方是比先前的複雜得多，所以他所取得的學問，經驗，自然也比先前的更豐富了。

他求知的工具，是觀察。不斷的觀察，不斷的經驗……

高爾基的青年時代完全過在流浪生活裏。

十五歲的高爾基，拋掉監工的職業，帶着滿腦袋的疑問，奔向喀山 Kazan 去，想找尋能夠解答他的疑問的求學的機會。

先是他有一個朋友，名叫葉符萊諾夫，Yevreinov，他慫恿高爾基到喀山去投考大學，說他的家庭在喀山，如果去的話，可以住在他家裏。

高爾基一面爲葉符萊諾夫的話所動，一面也以爲常處在故鄉沒有意思，必須要變換變換空氣才好，便決計去了。他同他的多年相共的老祖母分別；當他們分手的時候，老祖母揩着眼淚說：

『我們不能再見面了。你一個不肯停息的神色，要飄流到老遠老遠去的——我是將要去世的人！』

這幾乎是死別了，高爾基也明白，但他是個『不肯停息的神色』，倒底不爲感情所縛，毅然離開了他可憐可愛的老祖母。

到了喀山，高爾基就住在那個朋友的家裏。起先是很用功他的功課，預備六個月後

去考喀山大學。但後來不久就發現他的希望完全是個幻夢了。原來當時的教育只是許多特權階級的所有物，窮苦的青年是無法享受的。而且政府方面極有意要使青年成爲許多無智識，順從的民衆，因此極力把教育的制度定得極嚴格，使大家受不到教育——就失掉了反抗的力量。存在着的許多學校，也只是空有其名，用許多死的，難的，毫無實用的功課去消磨學生的時間，思想，精力，使都變成馴順無力的書獃子。而最難堪的是還有這樣的條理：『下等階級不許入學』

高爾基是下等階級，沒有錢，沒有勢，自然是在被摒之列的。

這真是做了一場夢！高爾基想，他劇烈地失望了。到此，他才知道了他以前所日夜期望的教育是這樣的教育。於是他便喪地拋掉了投考功課的預備。

但正當他這樣失望之際，他的生活環境又困迫了起來。他發見他朋友家裏也非常窮困，一家大小三口——一個寡婦，三個小孩——，只靠一點有限的撫卹金過活着。平添了高爾基這張大嘴，食糧增加，雖然還不會向高爾基說出怨言，但敏銳的高爾基早已看

出了她們的爲難。於是高爾基便覺得自己不該連累她們，往往在吃飯之前，跑出門去，免得女主人來請他吃飯。

跑出門去他那裏來吃飯呢？那恐怕只有天曉得了。他在外面跑來跑去，跑去跑來，像幽靈一樣。有時遇着下雨，無處躲避，便只能去蹲在一間燒坍了的斷垣之下；潮濕污穢，臭氣四溢，雨珠滴下，灰沫齊飛。在這樣地方，高爾基捧着餓空的肚子，像狗一樣伏着，讓自己的思想拚命奔馳，思考着，計劃着，夢想與現實交戰着……

這真是怎樣的一個情況！高爾基到後來成功之後，常常回想這時的情景，說這段生活是他生平許多大學裏的一個！

破屋！高爾基的大學：這個大學比那些公子哥兒的正式大學並不差到那裏去。在這破屋裏，高爾基思索着，希望着，鼓勵着，轉了許許多多的念頭，也解決了許許多多的問題——真真實實的問題。

高爾基很樂意於受這樣特別的大學的訓練。但到底爲肚子所迫，依舊只好去當些

苦役跑差，清道夫，廚房助手……等等。他一面做活，一面澈底地研究種種學問，譬如人類的相互關係等等。

喀山是一個大城市，是東俄的文化中心，也是工人羣麇集之所。伏爾加河沿着這城市流着，許多工人都聚居在伏爾加河畔的碼頭上。

高爾基混到了伏爾加河邊，並且混進了碼頭腳夫羣中。他當了腳夫，出賣他的力氣，替人搬運貨物，賺一點極微的工資，維持最低的生活。這種生活自然是很苦的，但他却能在這種生活裏得到興趣，他認識了勞動的真正的價值。他後來在他的大著回憶錄裏，有如下一段事實敘述着：

一個狂風暴雨的秋夜。

許多碼頭腳夫在駁船上拖往碼頭。在先，披着狂風，沐着淋雨，都口吐怨咀，呼噪怒罵起來。但一到目的地，却都極起勁的投身工作，叫喊呼唱，像患着勞動饑荒一樣，一百五十

磅重的包呀，袋呀，像羽毛似的由各人手上拋來拋去。而頭上淋雨如箭，却毫不爲意。反乎添了他們無限勇氣。從第一天半夜起，直到第二天下午兩點鐘，這些腳夫一直瘋狂似地工作着，沒有停息過一刻。這樣神秘的行動，把高爾基嚇呆了，他幾乎想疑心他們不是人，而是從不知那裏來的偉力的神。

工作完畢，回到喀山，那些腳夫倒下便睡，好像醉漢一樣。

『這些兩腳野獸，』高爾基後來告訴大家『他們的工作是那樣伶俐，那樣忘形的發狂地幹着，簡直使人想要去抱他們，吻他們。我當時以爲這種愉快的奮不顧身的精神可以克服任何困難，創造任何奇績。他們好像能夠在一夜之間，給大地佈滿崇高偉大的宮室城市，如像我們在神話故事中所讀到的一樣……』

高爾基當時是這樣地愛好這些『兩腳野獸』。這般地傾慕這些『兩腳野獸』。但在當時，他除接近勞動者外，也接近了所謂智識階級。他那時在碼頭上每天能有十五至二十個戈比克的收入。他在一個公寓裏住着。

說到這個公寓，也是高爾基的有名的大學之一。在這裏面，有許多智識階級住着，也有商人，妓女等等住着，雜亂之至，在喀山常被稱為最惡劣的地方。高爾基在這公寓裏，同一個學生叫北勒納夫，Denker的同榻。這北勒納夫是個極特別的人，他身邊常不名一文，連房租也付不出，却能彈得一手好風琴，使房東太太傾倒不置，同他發生熱烈的感情。高爾基初住到這裏的時候，北勒納夫會勸他作有系統的閱讀，俾便去考得一張鄉村教師的證書。但後來高爾基知道自己的年齡還不配有當教師的資格，便又拋棄了這企圖。在工作之餘，他老是在這公寓的走廊上跑來跑去，跑去跑來，把這「大學」裏的情形觀察着，體味着。

這個「大學」的內幕是非常複雜的。在這裏有拚命讀書的大學生，有出賣肉體的妓女，有發瘋的商人，有神學學生，有以歌舞為活的浪漫的少女……從早到晚，嘈雜之聲不絕：有唱歌聲，唱詩聲，讀書聲，縫衣聲，酒杯碰觸聲，醉漢嚶語聲，妓女淫笑聲，嫖客怒罵聲，老搗的發昏似的呼叫……形形色色，無所不有。高爾基在走廊上踱來踱去，踱去踱來，細

細察看着這些悲劇或喜劇，一面自肚皮裏發問：『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爲了什麼？』而研究着。

由於北勒納夫的介紹，高爾基認識了許多大學生。這些大學生就算是當時的智識階級。這些智識階級都很驕傲，當高爾基被介紹之後，他們就把他當作『後輩』一樣看待，自以爲是應該立於指導的地位，這很使高爾基不高興。但高爾基的最大慾望是『觀察』，所以雖然不大高興他們，却還是同他們接近着。

這些知識階級，在當時大都是革命的。但他們的革命並不是後來那澈底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只求暫時的和平而亦不恤犧牲的革命主義，在當時稱爲『民粹派』。在高爾基當時所接觸的人中，有一個叫達倫可夫 Dorokov 的，是民粹派中堅份子之一，他很努力於他們的主義的推行，勢力的培植，在一處僻靜的地方開一所糕餅店，陽爲做買賣，暗地却是民粹派革命人物的會集，活動之所。這在當時，是很危險的事情，如被警察局察覺，就有充軍或入獄的分兒的。

冒險的高爾基，爲貫徹他的觀察主義起見，常常去加入他們的集會。在這會裏，高爾基看到了他們的所謂革命活動，實在只是許多年青的，易動感情的大學生或其他人物在喧嘩一場而已。他們每一相聚，便拚命的討論辯駁，涎沫四飛，攘臂揎拳。而每天總都是帶着許多書籍，遇到辯論時便翻開書來提引作證。關於這些議論，高爾基說道：「他的真理，常因說話過多，使我尋不着頭腦，像窮人所吃的薄湯中浮着幾小點脂肪似的。」

到秋天，一直以短工爲業的高爾基想換一個較爲長久的職務。他找到園丁和看門的職務，但都不會能長久。有一次得到一個偶然的機會，在一個小規模的歌劇班裏去當了個合唱員。高爾基的嗓子很好，在班裏除有一個謝利耶平（Sharlyabin）（這個人後來成爲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獨唱家）是他的敵手外，簡直沒有人再能及得他。但後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又拋棄了這個事情。

嗣後，在一個生末諾夫（Vasily Semonov）開的糕餅店裏找到了職業。從此，他便又

開始了一個『大學』。這個大學，比前此所經過的更爲有聲有色。在這糕餅店裏所見到的，遭遇到許多動人的事實，在他後來的名著廿六個男和一個女（一八九九）和主人（一九一三）等著作裏有確實的描寫。在這糕餅店裏，因爲每日要做十四小時的工作，使他拋棄了達倫可夫家裏的集會的參加，安靜了好多時。但他所做的工作是困苦的，也要做糕餅的買賣，也要去餵豬，也要替老闆做許多瑣碎的雜務。可是在這樣緊張的工作中，他並不會疏忽了他的『教育』——觀察。他從許多同事身上看到了奴隸的性格，也從他老闆身上看到殘忍，兇狠，貪慾等等的性格。他一面同情於他的同事，一面用他的血氣使老闆屈伏，——這事使他的同事非常驚奇，而爲之欽佩不置。有時候，他也跟着他的同事到妓館裏去，去看那些粗陋，強暴的使人痛心的醜惡的扮演。

正當這時，民粹派的達倫可夫所開的商店因黨的用費漸漸增加，弄得入不敷出，達倫可夫決定再開一個糕餅店來彌補，他看到高爾基很內行，便把他請去做了助手。他請高爾基去做助手有兩個目的：一是把高爾基認爲同黨，可以廣招徠，一是想叫高爾基去

監視糕餅師父，防備他們有偷竊的行爲。

高爾基答應了下來，就做了那個糕餅店的助手。這助手的工作，是從晚上六時起做到第二天的中午。工資自然比生來諾夫的店裏要多一點，但仍舊很少有空閒的時間。有時糕餅師父看他內行，竟把自己手下的事情也推給他做。

這糕餅店的營業很發達，達倫可夫的第一個目的可說是完全滿意了的。但第二個目的，却沒會達到。那糕餅師父第一次同高爾基合作時，就先下手爲強，把許多東西放置在一邊，整備『揩油』。高爾基問他那些放開了作什麼用，那糕餅師父却回答他說是『爲了一個漂亮的女人……一個可愛的小女人』。高爾基知道他是想以此去獻媚他的愛人，起先本想義正辭嚴的提出抗議的，但看到他那種熱情的腔調時，便弄得不好意思起來，只得放開不管，承認自己的失敗了。

此時高爾基雖然沒多少空閒，却還把睡覺的一部分時間抽出來讀書。在工作的時候，有時同人談話，或聽人談話，有時自己寫一些帶諷刺性的韻文。他這時已有了許多創

作的慾念，雖然做出來還不見得是成熟的東西，却總是帶着全副精神去從事，充滿了熱情。

而一面又重新繼續了民粹派的集合的參加。他跟着他們讀了些馬克思主義的書，却還不能有什麼反應。他也替他們輸送犯禁的書籍和反動的文件。有幾次幾乎被警察捉去。

但這時的高爾基的參加那些危險的事情，不過是被民粹派中人所嗾使，在他本身還不會有一定的方針的。他這時正在苦悶着，想追求一個透澈的世界觀，人生觀而還不可得。這時他已經十九歲了，雖然腦子裏有了許多的人生的印象，經驗，但還不能與以整理，與以解釋。『我將怎麼辦呢？』和普通過渡時代的青年一樣，高爾基也拚命的想這個問題。但是無法解答。

高爾基苦悶了。而正當這時候，他又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傳來了外祖母棄世的消息。他的外祖母自高爾基出走之後，為貧窮所迫，竟流為乞丐。有一次在求乞時跌了一交，

折斷小腿，沒人招願，不久患脫疽死了。

高爾基得到這消息之後，全身震顫。他一生從不會這樣悲痛過；幾乎連什麼事情都不願做了。

而天下不如意事往往接踵而來。高爾基對於外祖母的悲痛稍稍平復時，却又踏進了戀愛的泥潭。他單戀著達侖可夫的妹子馬利亞 Maria，而又不能達到慾望。至此，高爾基的煩惱便愈加沉重了，到煩惱到無可如何時，他也像普通青年一樣：想自殺。

一八八七年的十二月裏，他買了一支舊手槍，跑到一個沒有人到的地方，對準心放了一槍。那個槍彈一直穿過他的肺。

但這回自殺是失敗了，他並沒有死。他被送到一個醫院裏，托庇他身體強健，不到一個月，便仍舊回復為活鮮鮮的高爾基，走出了醫院。

高爾基又活鮮鮮地走到街上了。但他已不願意再在喀山，想離開它到別處去。恰巧

這時有個朋友可爾Korkhoi來找他，說要在一個鄉村克拉司諾維獨夫 Krasnovid地方開一商店，要高爾基去幫忙，並且說可以給他許多空時讀書，還有一個良好的圖書室可以供給他的讀物。高爾基巴不得有這樣一個好職業，毫不猶豫的跟了他就走。

於是高爾基又跑到農村裏去了。這是一個風景很好的鄉村，位於伏爾加河之旁，在小山上，下面是很陡峭的巖壁。在都市喀山的烏亂的空氣裏住久了的高爾基，一到這清明爽朗的名勝之地，精神馬上為之一鬆，而且振作了起來，把前此的悲劇思想完全拋去九霄雲外了。他重新鼓起他的勇氣，重新從事他的功課：觀察。這時的對象是農村了，當然同都市大不相同，這使高爾基得到了新鮮的興趣。他看出了農民生活的光明面和黑暗面。

商店的主人，從今同高爾基朝夕相與的可爾，在這時期給了高爾基很大的益處。這是一個靜默的大漢，富有學識，藏書甚夥，高爾基從他所藏讀到了許多哲學，歷史，博物，

文學……的書。

可爾也是民粹派中人。但他的主張比較地不同。他不把民衆看得如何理想化。主張要鼓勵他們自己救自己。他自己就發願要從事於啓迪人民的工作，他所以到這鄉村裏來開店，主要目的是想藉此得到啓迪農民的機會。但這時俄國的農民，還不大能知道「自由」的意義，大部分還迷信着沙皇，以爲只有他的權力可以與農民以慈善的佈施——佈施福利。甚至於都反對那些爲「自由」而工作的人，用種種方法去阻礙其行動。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要把革命的意識去灌輸給農民羣是極困難的。弄得不好，反而要遭農民的恨毒和攻擊。民粹派中比較沉著的可爾看出這點，便採取了極遲緩的政策，想慢慢的把農民潛移默化。可爾是沉默，忍耐，冷靜，有常識，有毅力，且能堅信。

但雖然如此，卻仍舊給農民們看出了他的企圖。而一方面因這個商店做賣買便宜，使許多專以重重地剝削無知農民的商賈富戶妬忌，於是壓迫便來了。

常常有許多暴徒在黑夜裏襲擊可爾和高爾基。有一次高爾基在伏爾加河畔蹠

來駿去實行他思索的功課，竟被人打傷小腿，拐着回家。有一次店裏灶忽有炸藥爆發，燒了柴堆。這些都是那些愚蠢的農民所幹的事。高爾基以前在喀山時嘗聽許多民粹派中人盛稱農民是怎樣好，怎樣善良，現在却看到了實際的農民原來是如此黑暗，如此愚蠢。使高爾基對這些農民發生惡感的還不止此。他幾乎時常看到他們的不合理的生
活。而最使高爾基憤然的是他們對於女子的虐待。他們把女子當作『出氣筒』，『有憤怒，不管憤怒是從何而來，總是拖住自己的老婆打一頓出氣。青年們如在田野裏碰到女子，老是把她們裤子剝掉，以為笑樂。在教堂裏做禮拜，當牧師講聖經的時候，聽講的農民却暗暗捏摸着女人的屁股……』

高爾基在這樣惡濁的環境裏，竟不大能找到他所能認為滿意的人。後來他碰到一個漁人叫伊索特 *Isot*，在他認為是最好的一個人了。這個人於農村的一切情形都很熟悉，了解，並且明白它的需要。高爾基從他身上得到許多關於農民的知識。伊索特不識字，高爾基教他。他們兩個時常跑到伏爾加河畔，各自說述夢想。這伊索特常常正經地對高

爾基說

「老弟！分你的心靈給別人共享，這是何等地好的一件事！就是女子，如果你能坦白的和她們談，也一定會了解你的。」

聽了這樣的話的高爾基，是相當地愉快的。但是這個好人也有一個缺點使高爾基不舒服，那便是他過於喜歡女人。他常常去偷人家的妻子，偷了許許多多。到後來，終於給他的仇家找着，當他在小船上撈魚的時候，從後面把他的後腦袋砍入河裏去，死掉了。

可可爾的店子既惹起了農民的仇視，怨仇越漸加深着。到後來，終於被他們放一把火燒掉了。

於是可可爾便不得不同高爾基分手，另外再找生路去。高爾基留在這個鄉村裏，住在一個朋友巴立諾夫 Barinov 的房子裏。日間在各個村子裏跑來跑去，替人做些勞力的工作，維持生計，後來依了巴立諾夫之勸，以裏海為目的地，又開始了長途的流浪。

沿着伏爾加河，向下流前進着。這中間，他替駁船工作過。也偷乘過輪船。有時到一個埠頭，就停留做工一回。到了裏海，在一個漁場裏工作。做了一回，再離開裏海向前，在伏爾加鐵路支路上的一個車站當了一名巡查。

所謂巡查，實際和打更守夜的差不多了多少。每天下午六點鐘起，到第二天早上，高爾基執着木棍，在貨棧中走來走去，察看有無偷竊的行爲。在這件行業上，高爾基又看到了許多奇特的現象。

有許多竊犯被高爾基發現之後，現出醜態，向高爾基行賄，有時甚至叫自家漂亮的女人來向高爾基疏通，她向他解開外衣，把柔軟的乳房露給高爾基看，百般誘惑，情願將肉體出賣，換一袋麵粉。這些高加索人都是敬神而且守舊的，平時自家女人在別人面前吸煙都要禁止，却爲了一袋麵粉，竟不恤叫女人將肉體給與人家！這種矛盾的醜惡的行爲，不特使高爾基認爲新奇，而且深深地驚怕起來了。

高爾基在站上工作，很得站長賞賞。因爲知道他的喉嚨很好，常常准他不到差，却

到他家裏去唱歌以娛來賓。這站長是個極橫暴的惡棍，目無法紀，肆無忌憚，常以他日間括削所得，消耗在夜間的極端放浪的宴會裏。

高爾基既被請去唱歌，便又在這宴會裏看到了他所未曾見過的現象。

那宴會完全是醜惡的集合。淫穢，瘋狂，酒和女人的交響曲。無論男子——那些男子都是警察長之類有名望的人物，——女子，在站長那個集會裏，都把獸性完全暴露了出來。喝，唱，舞，甚至在那裏公然幹最不堪的事情。高爾基看到平時極尊嚴的站長警察長等在這裏竟是這樣禽獸似的東西，實在禁不住不憤怒，不痛苦，但他却依舊細細看着他們的行動，有時甚至從門縫裏看，「越醜惡越看！越痛苦越看！」這是高爾基畢生的主張，也是一般真正藝術的主張。

但後來高爾基碰到了一件不幸的遭遇。有一次當守夜時，大風大雨，他爬到一個高的貨堆上去放置油布，忽被大風把油布吹捲住，高爾基，擲到鐵軌上，撞昏了他的知覺，等到醒來時，喉嚨便壞了；從此高爾基就失掉了他的好喉嚨。

高爾基失掉了好喉嚨，站長失掉了一樁娛樂的資料，便不再看重高爾基。站長家裏的女廚子，因高爾基曾譏笑她，結那個警察長，對高爾基懷恨着，有意把許多瑣碎的雜務推給高爾基做，如倒污水桶之類，她以爲他是站長的屬下，不敢有所反抗的。不料這個高爾基偏偏是個倔強的人，他竟寫了一封公函到比站長更高的上級官員，質問：每天替站長家裏倒污水桶是否在他的職務範圍之內。這封公函竟成功了：那上級官員把高爾基調到另一車站上去。

在這新的站上，高爾基碰到了許多政治犯，又接觸了智識階級。這時的高爾基的學識和經驗，已比在喀山時高了不知多少倍，所以當他第二次觀察了智識階級後，就有了新的發見。他發見那些智識階級的淺薄，空虛，不切實際。他發見他們雖然是有革命思想的人，對於實生活的苦痛却還不能痛切地覺到，而且有許多甚至在羨慕着非人性的生活，譬如高爾基把以前在站長家裏宴會上所見的醜惡情形告訴了他們時，他們竟表示了非常的驕羨和嚮往。

而在智識階級之外，高爾基這時所看到的醜惡就更多了，現在只要舉出他所看到的一件事，就可概括了高爾基的周遭是如何的樣子：

『本地警察總監有個女廚子，爲要使鐵路上一個工程師對她發生溫柔的愛情，請他吃餅，在餅裏面却預先加入女廚子的月經水。後來女廚子有伙伴把這秘密偷告了那個工程師。那可憐蟲聽了這可怕的魔術，嚇得魂靈出竅，趕忙跑去請醫生，說他肚子裏有東西在嘔，像是豬在裏面叫。醫生笑他，他回到家裏，竟在室內懸樑自殺了。』

到一八八九年春天，高爾基又調到刻勒台亞 Krivaya 做了一回，但到五月，便又離開了，仍舊飄飄蕩蕩到了里亞生 Livan。隨後又走到莫斯科，忽然去訪問托爾斯太 Tolstoy。但這大文豪剛巧不在家，沒有能夠見到。

高爾基又漂蕩在莫斯科了。後來在運貨站上碰到一個機會，跟了一個押送家畜的人，趁上了火車，一面照拂着許多難纏的公牛，回到了他的故鄉尼什尼諾甫哥拉。

這時高爾基已是二十一歲了。

三 漂泊，著作時期

高爾基不但觀察，而且開始寫作了。

不斷的觀察，不斷的寫作。一面寫作，一面仍舊是觀察……

依舊是漂泊和流浪。世界上許多的大文豪都在極安靜的環境中，洋房書室中，或者是在沙龍的圈裏寫出他們的大著作。而高爾基却是在不停的奔波，勞作的環境中，碼頭上，破屋裏寫他的著作。

這是高爾基不及別人的地方；然而也是別人永遠及不來他的地方。

在這段時期裏，高爾基已可算是「文人」了。但實際上仍是一個低賤的勞工。即使算他是「文人」，也不是那些文縐縐，軟綿綿的，而是硬得像石頭，鐵一樣的勞工化的文人。

他勞心如勞力一樣努力，而且一致。

高爾基回到了故鄉。當他在回鄉的途上，他身邊帶着一本筆記簿，裏面鈔寫着許多他所做的抒情詩：老橡樹的歌。在這首詩裏，他把十餘年來所見所聞，以及自身困苦的經歷，都寫在裏面了。這首詩和高爾基以後所寫的許多偉大作品比起來，自然是再淺薄不過的，但當時高爾基却非常滿意。他自己承認自己是應該服役於文學的人了，他想回到故鄉後，好好努力開始他的文學活動。

但是回到故鄉，却劈頭就碰到了倒霉的事情。

他寄宿在一個朋友叫蘇莫夫 *Зюмов* 的家裏。這蘇莫夫是個曾被充軍的政治犯，他和另一政治犯却欽 *Олейник* 者同住。某日，當地警察長持上司命令，來舍捉捕這兩人；這兩人早已聞風而逃，而高爾基却剛巧撞着，於是不問情由，把他捉了去。

把他當作嫌疑犯，監禁了近乎一個月光景。這冤枉官司，直到蘇莫夫被捕之後，才告結束，放出高爾基來。

出獄之後，高爾基夢想去參加一個軍事探險隊，但醫生說他有一身兼二病，不能錄

取。所謂二病，一種就是肺部有孔——上次自殺時所穿；一種是小腿有毛病——那是在伏爾加河畔當碼頭夫時得的。

於是高爾基又一夢想，又幻滅了，只得再找下賤的職業吃飯。他在潮濕的地窟裏洗滌瓶子；他在街上來回叫賣蘋果酒；他在一個蒸溜水公司裏當一名夥計，却因打死了老闆娘的必愛的兇狠的雄獵犬，被逐了出來……這樣變化多端的生活，前前後後繼續了兩年光景。最後他認識了一個律師拉寧，Lainin，當了他的書記。

當了書記之後的高爾基，得到了比較安定的生活。這拉寧，是一個學識廣博的人物，也是一個肯替下層階級出力的律師，在學業上，人格上，高爾基從他得到很大的益處。生活二安定，高爾基讀書更努力了，他常去參加讀書的集會，並且開始讀了些馬克思的書，研究資本論。

經了很久的躊躇，高爾基帶了他的老橡樹的歌去拜望當代文豪可羅連可 Korotkin。可羅連可看了他詩，當頭就給了高爾基極厲害的批評。可羅連可說：他不能在那首

詩上判斷高爾基，要高爾基把過去經歷過的事情再寫些給他看。

高爾基不高興。他想，那老橡樹的歌裏所寫那一椿不是他所經歷過的呢？可羅連可的判斷是謬誤的。到第二次會見可羅連可的時候，才對可羅連可發生了景仰。可羅連可可是極端誠懇的。同高爾基談了一切問題，雖然他的見解在高爾基不能完全同意，却也非常感動。

高爾基一面開始他文學方面的習作，一面仍在不斷地探求一個正確的人生觀。當一個青年人，通過了種種矛盾和醜惡而探求一個新的目標，而又不能馬上得到時的那段時期裏，煩悶是不可避免的。高爾基此時便是在煩悶的時期之中。他不安，焦躁，精神失掉了平衡。有一次受了或種刺激竟然發起神經病來。而恰巧這時他又同一個女子發生了戀愛的糾紛。他迷戀了一個波蘭人的妻子，而這妻子的丈夫是個可憐的寄生蟲，那婦人雖然愛高爾基，卻又沒有勇氣遺棄她的丈夫。最後她竟然拒絕了高爾基。

這思想上的苦悶和戀愛的失敗又把高爾基弄得很頹唐了。若不是此時的高爾基

已能認清自殺的無聊，他是會作第二度自殺的。但雖然沒有自殺，却不願再在故鄉住下去了。

高爾基又開始了漂泊生活。他向伏爾加河下流走，到了察里勝地方。隨後又到頓河流域，到奧得薩，到克里迷亞，到北高加索，到低拂柳絲。

在這一段漂泊生活裏，高爾基又有了不知多少的經歷，實在說不勝說。在這裏面他接觸了無數『貨真價值』的生活，遇見了許多奇怪的人物，事蹟——長了他無數經驗與學問。他後來的一部分大著作裏，如一個人的生，出，通奸之妻，我的旅伴等等，所描寫的都是這一段漂泊生活中的經歷。

最後他停留在低拂柳絲。這低拂柳絲，在高爾基一生中是個可紀念的地方。他在這裏發表他的有生以來第一篇著作。

但初到低拂柳絲，他所碰到的却又是一樁倒霉事體：又被捉到了警察局去。原因是

他在街上看到一椿虐待的事情，出場打抱不平，而又因他粗魯的面相引起警察的注意，以爲他是個不安分的人——因而捉了去。後來幸虧有一個朋友把他解救了出來。

這個朋友並且替高爾基找到一個文雅的職業！在鐵路工廠的會計股辦事。這工作從一八九一年的十一月起，到一八九二年夏天爲止，共維持了八個多月。在這八個多月裏，高爾基拚命地參加許多讀書會，同人鑽研着政治、社會、文學的問題。

離開鐵路辦事處後，高爾基又住到一個民粹派革命者卡了磁尼 *Kalyuzhny* 家裏，他得到一間安靜的房間，得以安心從事著作。這卡了磁尼也是於高爾基平生很重要的人物，其力量幾與史默利、拉寧、可羅連可同樣。

受了卡了磁尼的建議，高爾基寫了他第一篇小說麥卡邱特 *Makar Chudra*。在這篇之前，高爾基所寫者都是韻文，唯這篇是他平生第一部散文著作。這篇文章是成功了。他送到高加索日報去，用了「高爾基」三字的署名登載了出來。高爾基的文學最初跑到讀者羣衆的眼裏，當以這篇爲第一次。

但這篇小說雖然是高爾基所作，促成者却是卡了磁尼。在先，當高爾基把這篇小說的題材告訴了卡了磁尼時，卡了磁尼就毫不客氣的把高爾基鎖在一間房間裏，強迫他把小說寫出來。到後來果然寫出來了，而且寫得非常好，居然得以露佈於無數讀者之前。我們的高爾基從此向文學的路上精進，而到後來終於得到了偉大的成功，最先還得感謝卡了磁尼的。

這一年秋天，高爾基得到拉寧律師一個電報，招他仍舊回去做他的助手，高爾基便又回到了故鄉。因為發表了文章而欣喜不置的高爾基，本想就此繼續他的文學工作的，但爲物質上的窮迫，仍不得不向職業的路上走。

一到故鄉，意外地使高爾基震動的是又碰到了先前的波蘭婦人。這婦人自與高爾基分手之後，就和丈夫到了法國，最近她又離開她的丈夫，攜了她的小女兒回到故鄉，因此又同高爾基見面。堅定的高爾基，雖然已同她分手了二年多，却仍舊死死地迷戀着她。

這婦人看到了高爾基這樣始終如一的忠實的愛，非常感動，到底允許了同高爾基結合。高爾基成爲一個有了家室的人了。在精神上，他得到了相當的溫暖，但在物質上却仍是很困乏。他在拉寧律師那裏的工資極低薄，幾乎不夠維持一家三口的食用。於是，他不得不忍寒忍饑的過活着。

這婦人的名字叫奧爾加，是個美麗，強壯的女人。高爾基同她結合，在表面的生活（也就可以說是肉體的生活）上是相當地滿意的了。但高爾基所希望得之於女性者，不單單是淺薄的表面的生活。過去的生活，經歷，已使他極端地厭棄了醜惡的肉的生活。他所理想的女人是，要有精神生活的，有母親的愛，有創造力的靈感的女人。

在這點上，奧爾加不能向高爾基有所付給。她很放浪，很浮躁，她沒有『內面的』生活。她不能與高爾基的生活相協調。有一次高爾基將他所寫的小說讀給她聽，他正讀得異常高興時，她却呼呼地睡着了。

高爾基同她同居不久，便發見了她這大缺點。他知道自己的理想又碰壁了。加之，他

自從有了家室之後，他的創作生活也受了打擊，他覺得在家裏竟不能有所創作。於是，高爾基便想同這婦人脫離。

終於，他徵得了女人的同意，彼此分了手。他同她分手，女人去進了歌劇團，高爾基到了沙馬拉 Samara。

在這一段家庭生活裏，高爾基也寫了點小說，但不很多。但所寫的，却漸漸有了出路去發表。最先是喀山的一個日報上，常刊載他的小說和小品；嗣後因了可羅連可的賞識，他得以在這大文豪所主編的刊物上發表小說。這老文豪的銳利的眼光固然發現了高爾基的天才，但仍舊毫不客氣的指正他，批評他，並且鼓勵他。高爾基受了可羅連可的不斷的批評，指示和鼓勵，自然益發堅定了嚮往文學的決心，而且很快地長進了。

但雖然有可羅連可的提攜，有時稿子却仍不免被可羅連可的同事退回。在那個時代的俄羅斯文壇，一個無名作者的文章要在有名的大刊物上發表是極不容易的。所以當時高爾基實在不能在文字上得到充分的物質的代價。他窮困極了。

但可羅連可始終是愛護高爾基的。當他知道了高爾基是過着不協調的家庭生活時，便勸他同那女人脫離。高爾基聽從了他的話。

這段家庭生活有兩年之久。

因了可羅連可的介紹，他在沙馬拉城的一個日報館裏當了評論欄的主筆，每月有一百盧布的薪水。

沙馬拉是一個頑固的都市。在這都市的人，都是有看奇特的頑固的腦子的。高爾基當了評論的主筆，自然得每天把都市裏的形形色色加以不客氣的評論。他一面到處的跑着，無論是什麼地方，只要是社會相之一角，他都儘量的觀察着，吸收着，辨別着；看到了醜惡的現象，他就在評論欄裏施以指摘。

頑固的沙馬拉人，起先看到他到處亂跑亂看，都把他當白痴一樣看待；後來看到了他所做的不客氣的評論，就恨毒起來了。有一家冒充馬克思主義而以沙皇的相片廣招

徠的報紙，先就在報上向高爾基攻擊。而高爾基也不客氣施以回敬，互相打筆墨官司。

另一面，高爾基又不斷地揭發着資本家的剝削行爲。這更激怒了有權勢的富人，他們常收買了一些流氓來襲擊高爾基。但高爾基是不怕任何壓迫的。他一面抵抗那些暴力，一面却揭發得更厲害。

高爾基在沙馬拉，仍然很窮。就他這時收入的數目而論，已可算是很豐裕的了，但他常隨隨便便的把錢送給窮人，因此身邊常常是空空的。他住在一個舊房子的地下室裏，室裏是污穢，氣味，光線不足。而那房子裏非常寂寞，因爲當地的人大都恨這個不客氣的評論家，誰都不願來看訪他。間或有幾個正直的青年到這地室，高爾基便高興得了不得，熱情地招待着，並將自己的東西饋送給訪問者。

後來在一個熟人家裏，高爾基第二次碰到了一個他所愛慕的女人，他的寂寞才破除了一點。這是個很美麗的女子，名叫加德麗娜 Katerina，同高爾基同居了好多年，生了高爾基唯一的兒子麥辛 Maxim。雖然後來仍不免於分居，却至今保持着極好的友誼。

高爾基同加德麗娜就在沙馬拉拉結了婚。但後來因高爾基的文章過於冒犯了那班資產階級，報館方面不願得罪那班人，便只得將高爾基解職。於是高爾基便又不得不和他的新夫人回到故鄉。

回到故鄉，高爾基當了尼斯尼一頁日報的撰述。這尼斯尼一頁日報，是當地最激烈前進的一家報紙，執筆者大都是有名著作家（可羅連可亦在內）。高爾基在該報不斷地發表他的漫評，攻擊着社會，政治的腐敗，智識階級的黑暗和卑怯，並代許多弱者喊出公道。他在該報所得報酬極微薄，却非常熱心地工作着。在當時，要在報上做比較激烈的文字不是容易的，但高爾基却能用種種巧妙的手法，使他的激烈的言論能避過新聞檢查者的眼睛，而他的文字的力量却並不以此損色，仍能激動讀者的心靈。

這樣的工作自然是異常吃力的；到了一八九六年秋天，高爾基終因過於勞瘁而起病來了。原來，高爾基在多年的流浪生活裏，因生活不定，營養缺乏之故，他的體格早已

受了損傷。高爾基的性情是倔強的，即使身體羸弱，也還是不斷的努力於他的工作。到現在，終於不能再支持了。

據醫生的診斷，是肺癆病，外加肋膜炎，病熱極劇烈，幾乎每晚要出極多的汗，全身浸在汗液裏。

肺癆病，是需要長期的休養的。但高爾基這時雖然文章有了出路，却仍然是個窮光蛋，工作所得只夠維持他的日常生活，要有一筆額外的旅行費，在他簡直一點辦法都沒有。

天幸！來了一個救星。

這個人叫波絲（Pozin）。是一個富有學識，前進，而又交遊甚廣的青年，是高爾基的同情者。

起先，他看到了高爾基的兩篇小說，在一個報紙上寫了一篇批評，竭力稱贊，並猜度那小說的作者一定是個從窮乏中來的人物，或者目前仍舊在窮乏中。他對這表示了惋惜。

惜。說這樣的天才是應該得到較好的生活和閒暇的。

這篇批評發表之後，波絲接到一封醫生的信，向他證明那小說的作者確是一個赤貧的人，而且患着肺癆病，但沒有錢可以實行治療和休養。波絲接到這信，大爲同情，馬上想法向人借了八百個羅布寄給高爾基，並將他的新著作介紹給他所認悉的報紙，預支了稿費。

高爾基於摯誠的感激之下，領收波絲的幫助，向南方的克里米亞去養病。這時是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但克里米亞這地方於高爾基並不適合，他到那裏住了幾時，身體反更衰弱了，只得再轉到烏克蘭去。在烏克蘭，高爾基的身體漸漸恢復了健康。而該地的人民愉快的氣分，也使高爾基在精神上得到了無量的慰安和高興。他在那鄉村同農民合組了一個小劇團，以演劇爲樂。

隨後高爾基又到得浮爾Port住了幾時。直到一八九八年春天，才再回到故鄉，重理尼斯尼的一頁日報的筆政。

但一件不幸的事情又發生了：憲兵隊突然的捕捉了高爾基，並在他家中大肆搜索一通。結果，把他押到了外高加索中央部的城市裏。

至於罪名呢？很含糊，只說是『革命的活動』罷了。

這是高爾基生平第二次被捕。

捕去之後，那位同情者波絲就大忙了。這急公好義的人物，馬上四處去想辦法營救。費了不少的力，才算把高爾基奪了回來。這一回，高爾基吃了許多苦頭，憲兵隊對於他極不客氣；而釋放之後，仍被暗中監視，不得自由。

高爾基被釋放後，回到故鄉，仍理舊業。但此時他的生活更苦了：許多暗探像獵犬一樣的圍着他，監視得他像籠中的鳥一樣，一面肺病又重振旗鼓，攻了上來。事務又多，除爲吃飯而替日報撰述外，還不停地寫着自己的小說，一點也不能放鬆。

這時高爾基的著作急激地有了進步，簡直像決了口的潮水一樣，不斷地產生了出

來。在故鄉的文壇上，他很有點名望了。大家都說他是『自己教成的作家』。說單在這一點上，他的價值就在許多經過良好環境而成功的作家們之上。這時的高爾基的著作，已不單是客觀的現象的描述，而是加入了『指示』的了。指示什麼呢？指示人們對人生應該抱積極的前進的態度，應該着意於人生的改造。不屈服，不隨流，依着真理的路線勇猛地向前走去！

這時期，在高爾基可說是很可紀念的一個時期，在此以前，他雖已經歷了許多，看了許多，也明知了社會是醜惡的，但還不曾得到一個『應該怎樣』的結論。現在，他得到了他的人生觀了。他已經覺悟到了自己應該向那裏走，而別人也應該向那裏走了。

而更可紀念的是他這時做出了一個長篇福瑪高爾地夫 *Foma Gordeev*。這是高爾基全體作品中的紀念碑之作。在這篇之前，大都是浪漫的個人主義的作品，只是敘述了讚美了流浪生活，分析着真正的醜和美。而從這篇起，才開始轉變為現實社會的社會學的解剖，顯示了社會的清楚的形相——階級。

高爾基的身體越來越壞，肺病仍舊發作了起來。他又需要療養了。但他仍舊沒有錢。有一個曾在一家馬克思主義報紙當過主筆的人，寫信給高爾基勸他刊行文集，俾便得有一點錢。高爾基聽從了他的勸告，把所發表過的小說揀出一部分，編好了寄給波絲，托他想法出版。波絲就替他向幾家出版公司接洽，但不幸數度遭了拒絕。有幾家起先已答應了下來，但不到幾時，又藉端推却，熱心的波絲，遭了無數的拒絕，看看接洽不成功，便灰了心。幸虧後來碰到兩個理想家（這兩個人都是熱烈的革命家）看出高爾基是很了不得的，答應了這筆交易。

一八九八年三月，高爾基的二卷創作集出版了。初版每卷印三五〇〇冊。初出版時，頗受人們的攻擊，這書批發出去，極不容易，有些書店竟要求對折。但到後來，銷路可大起來了，一年之內，連行再版，又出了第三卷，又過不了一年，三卷小說全賣空了。此後三版四版的印下去，幾萬幾萬的銷出去，到後來竟達到十萬冊的鉅數。這樣的好銷路，實在是那些不願承受的出版家夢裏也不會想到的。

第一第二卷的初版，高爾基得到一千個羅布。這可憐的高爾基，當得到那一千元版稅時，驚訝而又惶恐，一面贊嘆地說：『唉，他們竟給我完完全全的一千！』一面又發起愁來：『這一千叫我去做什麼用好呢？』

第三卷第一版，又得到八百羅布。嗣後一版一版印下去，高爾基的收入便非常可觀了。但高爾基不是一個善於理財的人，錢一到手，總還不能蓄積起來。因為他不願個人獨享樂，他把錢分散給許多困苦的人。

高爾基的小說集銷路逐漸好下去，哄動文壇了。平時不理睬他的批評家都寫起關於他的批評來，長的短的，一篇篇一篇篇，結論總是稱崇讚揚。以前因他是個流浪漢而看不起的人，現在轉而讚美他是流浪漢了。一切報紙，雜誌……無論什麼地方，甚至香烟牌上，果盆上，明信片上，也都印了高爾基的像了。上，中，下三等，幾乎都知道了高爾基三個字，有些流氓藉了高爾基是流浪人的幌子去同人鬻索，說道：『看高爾基面上，給一瓶酒

『給流浪人吧』

有些地方發現假高爾基。有些地方學穿高爾基的那種被人厭惡的服裝——俄國式外套和長統皮靴，——以為是漂亮。有些地方的上流人的集會之處，也常有許多老爺太太，哥兒談起這流浪漢腳色，作為實際上的口頭語，並且自以為非常時髦……

高爾基成名這一年，是三十歲。

從他開始文學工作到現在成名，高爾基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於他創作上下了有益的批評和指導的，不消說是可羅運可。但還有一個人，也給了他很大的幫助。這個人叫契訶夫 Chokhov。

爲了報答他的好意起見，高爾基在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將他的創作集等獻給契訶夫，並問他的觀後感。

契訶夫覆了他一信，於贊賞之後與以指摘。嗣後兩人時常通訊，友誼日濃。契訶夫常勸高爾基到莫斯科或聖彼得堡，說在那個地方的文學環境總較故鄉爲好。但高爾基沒

有馬上實行契訶夫的勸告，只是在本鄉住着，間或到各處作小小的旅行。他這時仍在尼斯尼的一頁日報工作，一面參加種種社會事業並幫助許多困苦的青年——這時是輪到高爾基去幫助別人了。

高爾基從此生活比較地好一點了。他已有了個像樣的家庭。把家庭設備得極美術化，是高爾基的癖好。可憐他活着三十年，直到第三十年起才能得到享受這癖好的機會。高爾基多年奔波在醜惡裏，美術的陶冶是缺乏的，所以這時他竭力地使許多美的東西圍繞着他。

成了名之後的高爾基，因感於自身先前所受過的痛苦，對於無名的作者是拚命提拔的。他常常看無名作者的文字，遇見卓特的，便介紹出來。稱爲知識階級的作家的天才安特烈夫 Andreyev 就是高爾基所發現，提拔的一個。高爾基同安特烈夫雖然各人宗旨不同，感情却很好，最初他們時常通訊，安特烈夫後來在自傳裏，也提起自己的文學生活受過高爾基的鼓勵和指示很多，表示感激。

一八九九年，高爾基第一次到聖彼得堡。這時他那熱心的同情者波絲正在聖彼得堡當馬克思主義刊物的編輯，高爾基一到，他就熱誠的歡迎，設宴洗塵。還請了聖彼得堡許多名人學者作陪。這是多麼榮耀的接待呢？但我們這位一向有癖性的高爾基却不大能在名人學者前面講究禮貌。當那些名人學者熱烈地向他發出認讚和歡迎之後，高爾基却用這樣的話回答了他們：

『我的成功不是爲了我有什麼天才；不過是在沒有魚的地方，就是一隻蝦也得是一條魚罷了。』

這樣的話，真是對那些名人學者如何沉重的譏笑呵？

高爾基答應了波絲的要求，替他的報當了文學欄的編輯。

他一到聖彼得堡，就哄動許多人。老人，青年，有知識的，沒知識的，都一律歡迎這文豪。尤其是一班工人之類。他們都因高爾基是工人出身而引爲自家的榮耀。但高爾基是生來有點土頭土腦的，生來不善於應付那些應酬，因此有時或因說話說得粗魯了些，或是

怠慢了點，就不免惹恨了一班自以爲應當被接待的人們，放出反對的聲調。

但是歡迎還是瘋狂地繼續着。高爾基簡直不能在街上走過，一走過就得受許多人的包圍，或者評頭品足，以作談話資料。他吃東西也不能被人看見。譬如有幾家報紙上就刊印了高爾基吃沙丁魚的圖畫。

有一次高爾基在戲院裏，被羣衆圍得沒有辦法時，向大家說道：

『我又不是麥弟西的維納司，Venus of Modici，也不是一場火燒，也不是一個舞女，也不是一個溺死的人，只是一個寫小說的人，他的外表有什麼看頭呢！』

四 革命時代

高爾基沒有正式地加入任何政黨。但他是個健全的革命者。高爾基沒有正式加入布爾塞維克，但他是布爾塞維克中最健全的人員。

高爾基是革命的同情者。但他的同情不是平常那種空口說白話的同情，而是熱烈的趨於

實踐的同情。

在這一時期裏，高爾基鑽進革命的浪潮裏去了。在上一時期他固也未嘗不革命，但現在是更積極，更努力。他用他的錢，他的時間，他的著作，全部無條件地獻給了革命，還有他那最熱最烈的同情。

自然他是受盡了壓迫。監視，入獄，甚至迫得只能流亡到國外去。但是最後終於是成功

這是高爾基從理想踏到實踐的時期。是他生命史上最燦爛的一頁。

高爾基通過了困鬥的著作時期成了名，自一九八九年到了聖彼得堡起，便開始了他的革命活動。

却說高爾基自在喀山的糕餅店裏工作那時起，警察當局就一直監視了他。其間曾數度被捕。雖經釋放，監視却一刻也不會放鬆過。其實那時的高爾基倒還不會有怎樣猛烈的實際活動。他的實際活動，是在到了聖彼得堡後開始的。

高爾基到了聖彼得堡，一面依舊不斷地從事著作，一面就開始了積極的革命贊助運動。對於下層階級，智識階級，他都給以熱烈的幫助和鼓勵。此時的高爾基，——尤其是在一班青年知識階級學生，——已經是一個注意力的集中點了。當時各處的革命的工人，學生，以及政治人物，都對高爾基以深切的同情和景仰。從他的故鄉尼什尼諾甫哥拉寄到聖彼得堡的各色人等的郵件中，據警察當局的調查，是什九提着高爾基的名字的。不唯提起，還給與推崇，說他是『青年俄羅斯的政論家，』『復興時代的特徵，代表。』青年學生因受壓迫過重，對於這新鮮活躍的有才能的人，更是瘋狂似地擁戴着。

當時俄國的青年學生，是處在不斷的壓逼之中。拘囚學生，虐殺學生，甚至有強奸捕去的女學生等慘無天日的事情，層出不窮地發生着。全俄的學生都痛切地覺醒了，憤怒着，有好許多學校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擾亂。但是學校當局是同政府當局勾結的，看到學生們鬧起來，便施用暴力去壓抑，招了武裝的警察和軍隊強迫學生上課，解散會議，反抗者即施以槍刺皮條。但壓迫愈甚，反抗也愈高，當時各界都反對這樣的暴行，風潮愈來愈

猛烈了。勇敢的學生竟不得不取了極端的行動，把教育當局的一個大臣槍斃。這是一個絕大的風潮，就發生在高爾基到聖彼得堡的那一年。

而不但是教育界受如此慘酷的壓迫。不久之後，發生了有名的『喀山示威運動』。成千的男女聚在一起，抗議當道的蹂躪人權，而當局竟毫無憐恤的命令野蠻的高加索騎兵隊向羣衆隊裏衝去，向手無寸鐵的人們襲擊，傷死了無數的人。

高爾基目擊這種種的暴壓，憤恨得什麼似的，像一隻鎖着鐵鍊的狗被鞭撻了一樣，他的心痛是無可以形容的。他憤怒了，他在寫給莫斯科星期三週報主筆得勒旭夫 Troie的信裏這樣說：

『我的好朋友！我們必須爲學生們仗義執言……我請求你：盡你的力量幹！有好許多城市已開始行動了……』

同時，許多著作家對這事也非常不平，『作家協會』造了一封負責簽名的抗議書，送到內務大臣那裏，要求澈底查究這次的案件；高爾基也是許多簽名人中之一份子。但

內務大臣對他們的熱意非但不理，反下令把『作家協會』解散，並把一部分會員驅逐出首都。

這時高爾基參加了激烈的革命運動。他一面盡他的力為那些被壓迫的人們呼喊，一面盡力資助革命團體。他把自己的稿費——他此時已有很豐富的筆酬——捐給革命的團體。當時有『學生鼓動委員會』和『勞動階級解放鬥爭協會』，都各受過高爾基兩千個羅布的捐助。

一九〇一年三月，高爾基同他的一個同伴定買了一架油印機，想藉此印刷鼓吹革命的宣言去發散給被壓迫階級。這是一個犯法的東西，當時警察局知道了，便趕緊想覓奪這件危險的東西，却怎樣找也找不到。於是只得把高爾基，高爾基的同伴，和幾個印刷工人都捉了去。當時官方控告他的罪名是：

『在本鄉會有一次企圖組織反政府示威運動。』

喀山示威慘案發生之後，曾作對於喀山示威慘案官方的駁斥一文，竭力詆毀官方。

在伏爾加河裏召集船上會議，討論煽動性之問題。

祕密編反動雜誌。

和買油印機，企圖作反動的宣傳工作。」

罪狀累累。這些行動，自然都是確實的，官方的調查是沒有錯。但這時高爾基對於革命的扶植其實不祇實際活動一樁。在文字上，他喊出了更有力的呼叫。這時他所做的詩暴風雨中的海燕之歌 (Song of the stormy petrel) (這首是最足代表整個高爾基的詩，特附於後，可參看。)等，差不多完全是革命的歌頌，充滿了「危險思想」的詩。這些歌一經發表，便全國成誦，其影響於人，實在比他的實際活動更為有力。

這且不管。且說高爾基被捕之後，全國的人都極震動，有很多人出來替他辯護。最有名的文學家托爾斯太，也替他寫信給奧藤白司基 (Oldenburgsky) 和米司基 (Minsky)

二親王說項，——這兩個是當時在政府裏極有權力的人物。前者的信的內容大約如下：

『親王殿下作家高爾基，我同你去年曾說起過，他的作品你也極喜歡看，但現在却陷於可怕的境界裏去了：他被當道強使他和家庭分離，和將生產的夫人分離，也不經法庭的審判，就監禁在尼什尼諾甫哥拉的監獄裏。獄裏的情況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像他那樣有着肺癆病的人。』

他的夫人和朋友們知道我愛他的爲人並愛他的天才，叫我盡力幫助他們。現在我特來請求殿下，希望你肯盡力拯救他及其家屬，使他們能脫離那可怕之境。我深信你不致避却這行善的機會。敬向你致無限敬意和忠誠。

托爾斯太。

經了許多方面的呼援，一面當局也很明白高爾基不是隨便可以碰得的，因此高爾基在獄裏尙能得相當的優待。但自由是根本失掉了的，從外寄進去的信件往往使高爾基無法看見。

高爾基在獄中肺病大作。由於夫人的要求，由獄醫檢驗了一下身體，說是極弱。一方

而托爾斯太的信也發生了效力。當局便不得不把他放了出來。

高爾基回到家裏，名說自由，實際還是像在牢裏一樣。一共有三個警察看守在高爾基的家裏，——廚房裏一個，甬道裏一個，前門外一個。與其說釋放，就不如說是家內拘禁，倒確切點。而這樣禁視了還不夠，不久之後，還把高爾基放逐到一個小鎮去，不許他住在他的故鄉。

高爾基只得到那個小鎮。在小鎮裏極靜，他利用這機會寫他的作品。旁邊的偵探仍舊影形不離，高爾基却全不懼怕，反而同他們談天。那些偵探大都是愚魯的人，有幾個還不算壞，漸漸的同高爾基要好起來了。因此，他們所謂監視，固然高爾基本身也不會同他們爲難，——不會有什麼行動，而事實上那種監視也沒有什麼大效力。高爾基有許多不怕死的友人，青年同志，也還是照舊能夠去看望高爾基。

但高爾基這時身體很壞，住了幾時，便支持不下去了。他要求當局准許到克里米亞去養病。當局原巴不得他離開那動亂的都市，便減少一點革命的火焰，在有意做作了幾

下之後，終於答應了。但不准他在耶爾太 Yalta 停留，免得他再去點燃那接近皇族別墅的中心都市。

高爾基離開尼什尼諾甫哥拉了。此時的羣衆，已把高爾基當作了革命的象徵，他的舉一動，都要引得人家發生一番熱情的搏動，而有許多革命者，則簡直借高爾基的事故來作他們宣傳活動的好機會。所以當高爾基要離開尼什尼諾甫哥拉的消息一傳出，羣衆明知是他自己所要求，却有意說是政府當局壓迫他，放逐他。許多的人設宴同高爾基餞行，起先不過是送行的意思，但到中間就有了激烈的演說，終至殿以革命歌的高唱。當他首途那一天，火車站上聚了無數的羣衆，高呼演說，唱歌發傳單，傳單裏一面崇奉高爾基，一面痛詈政府當局。當羣衆看見高爾基時，雷鳴也似的沸騰起了歡呼。高爾基看到那樣的示威行動，恐有不利於羣衆之事發生，數度向羣衆勸告，說不要因他之故而這樣熱狂，免得受人摧殘。但羣衆却回答他這樣一句：

『高爾基萬歲！』

這樣的呼號到高爾基所乘的火車遠去了時還是繼續了好久。

高爾基在火車上經過許多城市，每個城市都有爲他而起的示威運動。但各地當局一律用暴力壓制，並且不許高爾基下車。

高爾基到了克里米亞。在這明媚的地方，高爾基總算得到了幾個月的安靜時光，養着他的肺病。恰巧托爾斯太和契訶夫也在克里米亞，高爾基同他們過從甚密。這俄羅斯最傑出的三大天才，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廝聚在一起，實不能不說是千古盛事。

這其間，（一九〇二年二月），高爾基曾被選爲皇家學院的名譽會員，但不久便遭人反對，終於取消。爲了這事，契訶夫和可羅連可大爲不平。但高爾基却沒有什麼，他根本不希罕這樣的官家的榮譽。

一九〇二年四月，高爾基的休養期已滿，仍舊回到了先前那小鎮去。這時的高爾基更哄動了。他的劇本，被公演出來，雖經政府竭力壓制，却越是演得起勁。最厲害的是他的代表作下層（*At the Bottom*）劇，當該年十二月裏演出之時，簡直發生了不可思議的

力量。

因這下層和華麗的市民 *Smart Citizens* 兩劇，高爾基得到一筆榮譽的獎金。

高爾基在小鎮裏蟄居了二個多年頭。到一九〇四年，便又捲入革命的漩渦中了。這就是俄國第一次革命，歷史上有名的『紅星期日』。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內，國內無時不發生劇烈的擾亂。工人罷工，軍兵嘩變，農民暴動，黨派勃興，都一致地要推翻專制政治，建立立憲政治。這其間革命的潮流漸漸醞釀，漸漸增長，社會革命黨竟取了恐佈的行動，把許多當權者施以暗殺。到一九〇五年，便惡然一響，爆發起來了。

那是一月廿二日。在聖彼得堡，有一大隊先前曾被當局利用而覺醒了的工人，於罷工的空氣下，集隊向冬宮跑去，向當局向沙皇遞呈請願書。當局者早已知道，也不阻止，只當那千萬的羣衆進行時，用槍彈與以掃射。在毫無憐恤的掃射之下，這些羣衆幾乎全部

遭劫血的洪流佈散在聖彼得堡的道路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慘殺！

高爾基於慘案後兩日到聖彼得堡。不消說得，他看到了這現象，是比先前更劇烈的憤怒了。他馬上起草了一篇宣言；這宣言的內容是惡行的暴露和反對的呼喊。當當局看到了那宣言之後，高爾基又被捕了。

高爾基被關在彼得保羅砲台。被加了許多的政治罪名，還捏造了許多。在數度審問之後，又被提到聖彼得堡。

這次入獄引起了比前幾次更大的反響。全國人士都一致起來為高爾基呼號，抗議，要求釋放，而甚至歐洲各國的文化界也都發電援救。當局看到拘捕了高爾基竟會引起這樣——差不多全世界的影響，如果把他弄死，自然更不得了，因此也就嚇軟了。

高爾基被關到三月裏，肺病頗劇，由於一個一向崇拜他的人出了一萬羅布將他保出。因為不能過於遲緩，高爾基不曾得到政府允許，就到了克里米亞去休養。但到了克里米亞仍舊受着嚴密的監視。

在這時有一個白羅易維希 Bruevich 受了列寧的委托來訪問高爾基，這是高爾基同列寧的第一次交往。

到夏季，高爾基住到了芬蘭。在這裏，他常同文學家安特列夫 柯普林 Kuprin 史基搭萊 Strakos，批評家斯塔索夫 Stasov，畫家勒兵 Rupin，加侖 Gallen等過從。他一面同這些天才組織種種藝術的集合，一面自己埋頭寫作。

當年年底，他組織了一個日報，叫新生活 Novaya Zhizn，在聖彼得堡出版。這報的合作人，大都是社會民主黨人，列寧，盧那卡爾斯基 Lunaarsky，愛維洛夫 Avilov，巴察羅夫 Bozarov，洛茲可夫 Lozhkov等都在裏面。名義上的主筆是閔司奇 Minsky，但實際上第六期起就由列寧主編。高爾基有了這一個地盤，就更毫無顧忌的運動起來。他寫了關於矯飾的雜評，與當局以極重的擊打。

但不幸屢迫迎面而來。這報出版後，第一期就被沒收，隨後期期如此。閔司奇被捉去，判了一年徒刑。高爾基則跑來跑去，一回兒在莫斯科察看示威運動，武裝暴動，一回兒又

在聖彼得堡編輯新生活報。但報紙終於受不住重重的壓迫，在十二月十五日停刊了。

高爾基竟參加了武裝暴動，這在警察當局看來是如何可怕的事！因此他們馬上想拘捕高爾基。但高爾基在聽到要拘捕的消息時，便逃亡西歐去了。

一九〇六年高爾基出國，亡命海外。他每到一個地方，便作一地的宣傳，痛罵本國當局的昏章糊塗，專制的腐敗，擁護革命，籲請各國與以扶助。他這樣到處宣傳，反響甚大，尤其是各國的自由主義和激烈派人物都與以響應，同聲呼喊。俄當局看見這樣情形，無法可想，只得派國外代表努力制止高爾基。

高爾基每到一處，總被人熱烈地歡迎。他到柏林，在許多接待，推崇，歡迎之下，他替俄國的革命運動增加了許多力量。但當他到了美國，就受了個不大不小的打擊。原來高爾基現在身邊的女人已不是嘉德麗娜，而是另外一個女伶馬利亞。這馬利亞是高爾基極好的助手，因為離不了她，所以同她一道到國外。高爾基初到美國時是被熱狂地歡迎着，

後來被俄國大使用了毒計，說他現在所帶的女人不是正式的妻子，這樣地攻擊着他。美國是最講假禮的國家，一聽到這樣的消息，便把歡迎高爾基的心腸冷下來了，反而回轉頭來給以嘲笑。有幾次高爾基被人從旅館裏趕出來。

在這流亡期內，高爾基寫成了大著母親，以及漂亮的法蘭西等。

高爾基到了意大利，住在一個島上。在這樣清靜的島裏，他寫了更多的著作。但一面仍舊同革命的人物接觸。他時常去參加社會民主黨的會議。他所接觸的都是革命巨頭，列寧、托洛斯基、撲列汗諾夫、Djakhanov 等等。

一九〇九年夏，他在島上創辦了一所俄國工人學校。

在流亡期內，高爾基同列寧開始了親密的友誼。這時的社會民主黨，已分裂成兩派：一派是以撲列汗諾夫為代言人的馬爾托夫 Marhov 派；一派是列寧。高爾基是同情於列寧的。可是高爾基曾想把他們調和，但列寧拒絕了。

這時的高爾基是主張黨的團結的。但列寧却不然，他主張黨可分化，以維統一。當後

來列寧同盧那卡爾斯基等分化之後，高爾基雖然同情列寧，却也幫助盧那卡爾斯基一流所辦的前進報。在這個時期，可以說是高爾基同列寧游離的時期；黨外的各報都謠言高爾基被布爾塞維克所開除，就是這時的事。

列寧同高爾基在這時期內，是有許多誤解的。但這種誤解不久也就消失。一九一〇年夏，列寧到島上去訪問高爾基，從此他們的友誼更堅固了。

一九一三年，帝俄因皇朝三百週年紀念，實行大赦，高爾基那樣的犯人也在被赦之列。受了列寧之勸，高爾基回國了。到一九一四年的一月，高爾基又回到了他的祖國。這時他已五十四歲了。

這次流亡時期一共繼續了八年。

高爾基回國後，創辦了一個紀事月刊，但後因印刷方面發生了阻礙，不久即停刊。接着他又恢復了那已停的新生活日報。他大聲疾呼，要積極提倡俄國的垂殆的文化。但這

樣的呼聲已不爲當時人所注意，當時最熱烈的是政治性質的辯論。

這時高爾基又沉入於迷惑的狀態中。這時他不能有一個確定的歸附。他一面反對克雷斯基派的遊移不定的政策，一面又不同意於列寧那種立刻奪取政權和建立普羅羅國家的主張。高爾基又矛盾着了。因了這樣，這時的高爾基已不能引起人家的擁戴，反而有人嘲笑他了。

一九一九年，暴風雨似的十月革命來臨了。在十月革命前些時，新生活日報是抱了反對列寧那種激烈主義的態度，高爾基也不能不表示異議，認爲流血暴動將使革命發生挫折。然而十月革命終於成功了。

成功後的布爾塞維克，一得到政權，便用了自己所受的一樣的手段對付了政敵。這種手段，在高爾基看了，是大大地不舒服的。他的專替被壓迫者向有權力人反抗的老癖氣，促使他向他所景仰過的革命當局發出了抗議。他在新生活日報上說了許多別人不敢說的話。他甚至痛罵列寧和托洛斯基，問他們在現在壓迫政敵的當口，可還記得自己

從前被沙皇壓迫時的苦痛，並質問列寧，說他現在對於言論自由的態度，同先前帝俄時代的有什麼分別？他罵列寧是『社會主義的拿破崙』。他同列寧原是極有友誼的，但這時却又毫不客氣的加以痛擊。

當道者看到高爾基這樣的反動，都發生了極大的反感。有許多甚至辱罵他，說他雖爲革命努力了二十年，却終於揭開了面具來。但列寧却寬容着他。高爾基對他那樣攻擊，他一點也不以爲意。

但是新生活日報也終於很難維持下去。一半是因爲高爾基的竭力攻擊政府，引起了多數人民的反感；一半是經濟關係，新生活日報終於只能停刊了。

高爾基是很倔強的。對於新生活日報的不得不停刊，自然不免有點悻悻。但事實上這報的停刊倒是於高爾基有益的。因高爾基彼時的情形，已有騎虎難下之勢，如果不給他一個機會卸却，他是會直鑽進牛角尖裏去的。

列寧之於高爾基，始終是寬大的。他已很明白高爾基的行動是同自己背道而馳的。

行動，但他堅實地相信，高爾基是會醒悟過來的。當他決定了新生活日報的最終的命運時，他曾向他親密的同志說過這樣的話：

「當然，我們必須封禁新生活日報。在現在狀況之下，正是我們要喚起全國共同保障革命的時候，任何「知識分子的悲觀主義」都是極有損害的。但高爾基却是我們裏面的一個。他是和勞工階級及勞工運動有着密切的關係，而且他自己是由「下層」出身的。他將要回到我們這邊來，這是無疑的……」

列寧是確信着高爾基是會「回過來」的。果然，在新生活日報停刊後不久，高爾基便又跑到列寧身邊，恢復了友誼。

高爾基撇開了政治的批評，致力於拯救文化的工作。他竭力設法保存文化上的寶物，藝術品。不特對於寶物藝術品，即對於文化上有貢獻的人，他也竭力予以保障。這是很困難的。因為在當時在布爾塞維克的統治之下，非布爾塞維克的人在各方面都有很大

的阻礙。而一般於文化有貢獻而非布爾塞維克的，又大有人在。高爾基要保護這些人物，顯然是極困難的工作。

而當時所謂智識階級是過着一種異樣的困苦的生活。在新的制度之下，許多一向不慣使用體力的人便大吃苦頭。在當時，驅使一個專用腦力的著作家去洗污水溝，驅使一個化學家去掘濠溝，驅使一個大生理學家去當司關，把許多寶貴的時間費於無聊的看守……類此種種情形，是常見的。凡此種種勞力的事情，都不是一向用慣腦力的人所容受得了的。因此，在那個時期裏，一般用腦力的工作者的死亡數，比一般公民被犧牲的數量，竟要超過五六倍之多。

善於同情的高爾基看到這種現象，便努力地設法減少那些智識分子的痛苦。他一面在文字上宣傳，一面設法得到政府的資助，設立了一個改善學者境遇委員會，創辦『學者的家』，使許多用腦子的人能有較好的境遇。無論是作者，藝術家，他都竭力的幫助他們。有一次他受政府之托編輯大規模的世界文學叢書，他就把這些工作分給他旁

邊的作者們去做，使他們能得到很大的報酬。

高爾基對於這班智識階級的扶助可謂無微不至。如有那些人中間，有一個生了病，他就忙着替他去找醫院，找療養所。如果有人生了一個孩子，他就替他去找一個乳瓶。一切問題，他都負責任盡力代人解決。當時他像一個絕大的家庭一樣：有許許多多的智識階級（內中也有在革命前罵過他的）受着他那熱情的扶助。

他又往往爲許多困難的學者向政府說項。有好幾次爲了那種事情同列寧大吵大罵。他常常把各種事情去麻煩列寧。列寧對於他的這種「愛管閒事」的態度，雖然很不贊成，但始終沒有拒絕過高爾基的請求一次！

在這樣的事業之下，高爾基所用的精力着實不少，漸漸的，他的身體又壞下去了。對他的健康極端注意的列寧，好幾次勸他到國外去休養。到一九二一年八月九日，列寧因工作過勞而生了病，却還在病牀上寫信給高爾基：

「……我疲倦極了，以致不能有何辦法救我自己的生命。但是你，你吐血，却不離開！

請你相信我的話吧！這是不公平的，而且是耗費的。到歐洲去，在一個好的療養院裏，你可以得到適當的療治，能做三倍於現在的工作。如果你仍在我們一起，你既得不到療治，又不能做什麼工作，不能做什麼的，除了喧嚷和徒勞！請你離開這裏吧！把你的身體弄好，不要再固執了，我請求你呵！

你的列寧」

從這封信裏便可看出列寧是怎樣地看重高爾基這個人！他對於高爾基的健康最怎樣的關心。自己生了病，甚至已『不能有何辦法救我自己的生命』了，對於高爾基，却會這樣地關心，好像高爾基比自己更重要一樣。

列寧是高爾基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五 其他

高爾基的傳到這裏已可告一段落。經過了革命時期高爾基的生活，是比以前又

另換了一種色調的。以前是困苦奮鬥，像一隻船在驚風駭浪中前進一樣的；以後是，已在平靜的水面上滑流似的了。

受了列寧勸告之後，在一九二一年，他重到意大利海濱居住，養病。一面自己寫作，一面指導着祖國的新進作者。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是高爾基的六十誕辰，同時也是他文學生活三十五年的紀念。這一天，在蘇聯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在意大利的高爾基周圍，像山似的堆起了祝電。同年五月，他回到蘇聯。這回的歡迎狀況的熱鬧，簡直不可以言語形容。而高爾基看到了自己的祖國的進步是如此地快，也感動到無以復加。但到秋天，他又因身體衰弱之故，不得不再到意大利。從此以後，他就常常來往於意大利與蘇聯之間。

從一八九二年九月他在高加卡日報上發表他的處女作以來，到一九三二年九月，整整地過了四十年的著作生活。在這四十年內，他所作的小說戲劇詩歌等各種創作的總數是一百六十餘種。而這些書在讀者方面的勢力，無論那一個文學家都不及他。（據

列寧格拉的市立圖書館的統計，說每日讀高爾基的書的人總比別人的多，而借出的書籍也以高爾基的爲最多。）

高爾基的名字常被公共機關所引用。有高爾基街，有高爾基圖書館，飛機也有高爾基號，而他的故鄉尼什尼諾甫哥拉則也改名爲高爾基城，莫斯科藝術劇院也改名爲高爾基劇院……

無論古今中外，文學家受到政府的供奉如高爾基者，是還不曾見過第二人的。
高爾基現在還健康的活着。

附

暴風雨中的海燕之歌

Song of the stormy petrel

（此詩作於一九〇一年是他前期的作品。但這篇詩却能代表高爾基整個的

精神。海燕，海燕，也就是高爾基的象徵吧！

在灰白的海的平原上風欽集着烏雲。烏在雲和海的中間有如黑電似的海燕高傲地翱翔着。

它有時以一隻羽翼觸着波浪，有時如箭矢一般直沖向雲中高叫着——並且烏雲在這烏的勇敢的喊聲裏聽出歡快。

在這喊聲裏是暴風雨的渴慕！

烏雲在這喊聲裏聽見憤怒的力，熱烈的火焰和勝利的信心。

海鷗臨暴風雨前下沉——下沉，又臨海面翻轉而且預備往海底藏起暴風雨前的自己的畏懼。

潛水鳥也下沉；——它們，潛水鳥，享受不了生活戰爭的快樂；雷的怒擊威嚇着它們。愚蠢的企鵝驚怯地將油肥的身軀隱在陡巖下面僻地裏……

只有高傲的海燕臨在灰白的海沫上勇敢而且自由地翱翔着！

烏雲更爲陰暗而且低落的臨在海上下墜，波浪也向高處舞動唱起，迎着炸雷。

雷聲響動，在怒沫裏浪和風爭吵着沉下。呵呵，風以堅結的胸懷抱着成陣的浪而且將它們惡毒地亂揮在巖石上，碎成灰和斑彩的大塊綠色泡花。

海燕如黑電一般高叫翱翔着，它以羽翼掠破了浪沫，有如箭矢透穿了烏雲似的。

呵呵，它穿戴好像惡魔。——高傲的暴雨的黑色惡魔——笑而且哀哭……它臨在烏雲上哭，它由於歡快而哀哭！

在雷的震怒裏，——明事的惡魔，——它早已聽得倦了，他相信烏雲遮不住太陽，不遮不住！

風在吼……雷在怒鳴……

成陣的烏雲臨在海的深淵上閃出青藍的火焰。海捉住電的急箭而在自己的碧淵裏熄滅。儼如火蛇一般，這些電的反光，在海裏蹣跚動消滅去。

——暴風雨暴風雨快響動起來！

這個勇敢的海燕臨在怒鳴的海上，界於急電中間，高傲地翱翔着勝利的先知於是
叫起：

——任暴風雨將更有力些響動吧！……

(依章素園之譯)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一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出版

〔名人傳記叢書〕

高爾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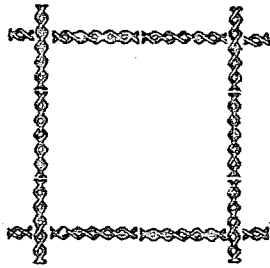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

著者 須白石

發行人 高 垞 書

印刷者 中和印刷公司

發行所 中學書局



全國經售處

重慶 海門 北平 開封 西安 廣通
 慶生書局 慶生書局 慶生書局 慶生書局 慶生書局 慶生書局
 中 學 書 局
 天津 濟南 青島 南京 武昌 鎮江
 南洋書局 東方書局 和堂書局 生命書局 商務印書館
 南京 杭州 南昌 南甯 徐州 廈門 全國
 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

四十四号

一九五五年

0.12

88

7-95

1.020